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一至五

詳校官檢討_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_臣閔思誠

謄錄監生_臣黃維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一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八年春正月戊戌上寢疾日昃三省樞密院詣內
東門請入問聖體遣勾當御藥院梁從政劉惟簡傳宣
放宰臣王珪等再附從政奏乃令從政等引入見上於
福寧殿東寢閣自是問聖體皆如之

兩紀並書
上有疾

己亥詔不視事五日三省樞密院問候於福寧殿東寢閣
宰臣言上未視事應合行事乞權作聖旨行出以聞事
體稍重者進畫施行又言六日欲於大慶殿設消灾祈
福道場七晝夜罷日設大醮啟罷日三省樞密院官並
宿齋餘日番宿在京宮觀寺院各道場七晝夜差官啟
罷五嶽四瀆就遣所在長吏准此上不能言首肯之晚
再詣福寧殿上書字諭王珪等自來日可只早入珪等
進竹瀝三器詔賀正旦遼使令六日門辭授書賜例物

庚子執政官晚再詣內東門內侍傳宣放自此日惟一
入

辛丑遼使辭於紫宸殿門外

壬寅執政官詣福寧殿東閤問候奏欲降赦天下以屢
獲豐年中外嘉靖方春發生宜有惠澤為文意許之

自此分宿本廳右丞李清臣寓門下省

甲辰大赦天下其赦法用第二等

兩紀並書
赦天下

命戶部

侍郎李定權知貢舉

乙巳遣輔臣詣景靈宮行禮

舊紀書丙午罷朝獻景靈宮新紀書命輔臣代詣景

靈宮

丁未中書省言上元節欲景靈宮萬壽觀神御殿排設
張樂開諸宮觀寺院門五日燃燈作樂及不禁夜不御
宣德門諸樂藝人賜物依舊給從之 御輦院言禮院

定皇太后儀衛御龍骨塚子直都虞候都頭各一人十
將長行各三十人弓箭弩直指揮使都副頭各一人十
將長行各二十人內外諸司局務監官每遇皇太后出

差官管押乞自今輪本院監官隨行從之

壬子皇城使郭忠紹言神臂弓未有教習指揮詔步人弩手及第一等者並令兼習

癸丑廊延路經畧司言第二第四第五將出塞討賊獲八十八級詔禁軍民兵蕃兵並與特支錢第六將解元忠獲五百五十四級牛羊駝馬萬計詔賜將官使臣等茶藥銀各有差

乙卯上手書字諭王珪等自今可間日入問自戊戌上

不豫三省樞密院日至寢閣至是上小瘳故有是旨

勅宰臣樞密親王齋禱天地宗廟三省官寺監長貳分

禱社稷及都內諸神祠

舊紀書羣臣禱於天地宗廟社稷神祠新紀書分遣羣臣禱於

天地宗廟社稷

丁巳王珪等言聖體向安御殿有期臣等不勝欣喜上欣然首肯之

己未上移寓寢閣之東榻勾當御藥梁從政及醫官陳易簡言於珪等上昨日行步多體勞有汗再感寒氣珪

等欲復日入問候又以適得間日詔諭遽復日入恐人
心驚憂故且間入三省言已亥以上未視事應合行
事並權作聖旨行訖以聞稍重者進畫今聖體向安前
詔欲更不施行從之詔聞京城內外官吏軍民僧道
各建祈福道場今已安和可令所司慰諭勿重勞費其
已設道場聽滿日罷環慶路經畧司言招誘西夏韋
州蕃官伯德率丁口二百五十歸附詔授伯德供備庫
副使本族巡檢賜銀絹三百

辛酉執政官入至福寧殿王珪言制勘熙河蘭會路經
略司使李憲等案熙河入界賞功狀欲候御殿取旨從
之又言元豐五年十一月詔臣僚上殿劄子並送中書
省取旨欲有司勘當小事權進入候畫旨施行其難行
事中書省收訖奏候御殿依舊從之

壬戌河東路轉運司言經畧司去年三出兵耕種木瓜
原等兩不耕地凡用將兵萬八千五百四十五馬二千
三十六其費錢七千三百六十五緡穀八千八十一石

糗糒四萬七千斤草萬四千三百束又番上保甲守禦
凡二千六百三十七人其費錢千三百緡米三千二百
石役耕民千五百雇牛千具皆非民之願所收麻粟蕎
麥萬八千石草十萬二千不償所費又預借本司錢以
為子種至今未償增人馬防托之費仍在年計之外慮
經畧司來年再欲耕種望早賜約束樞密院言河東經
略司去歲差借民牛耕種葭蘆諸寨田及發防護軍馬
保甲靡耗極邊貴價糧草錢物仍奪農時令民失業比

至收成不償所費詔劄與呂惠卿宜審較利害無蹈前

失

七年三月二十一
日七月十日可考

癸亥執政官入至福寧殿王珪言閣門見謝辭權放內
不許隨放之人令入門見其上殿臣僚非召赴闕者有
奏陳事權令進入並至視事依舊從之

二月乙丑朔詔朝散大夫致仕孫奇知太醫局潘璟席
延賞教授邵化及赴御藥院祇候從執政請也

丁卯詔邵州芙蓉石驛浮城等峒已修寨鋪其歸明戶

及元省地百姓如省地法應婚姻出入典買田招佃客並聽從便從知邵州關杞請也

庚午詔河南大名潁昌府鄆青揚鄧州守臣訪諸通醫術者乘驛赴闕

辛未戶部言福建路轉運副使王子京乞并隣近兩浙江南廣東復禁茶諸路仍通商未有朝旨詔在京及開封府界陝西路通商之外並為權茶地

七年十月十七日可考元祐元

年二月二日改此

壬申詔宣德郎河東相度坑冶孫宰乘驛赴闕以宰通醫術也

丁丑詔開封府界三路保甲所養官馬生駒不赴官等量私自市若藏買并引領牙保及所轄人各減盜及貿易官馬法一等許人告賞錢二十千

庚辰詔州縣社壇用石為主先是河東路轉運司申明社用石為主植木以表之禮部言祭社不屋而壇當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則用石為主取其堅久今太

社已用石主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方其下埋其半又按禮制天子社稷方五丈諸侯半之州縣社壇石主尺寸廣長謂宜半太社之制於是下太常寺修入祀儀而有是詔 詔受納稅租斛加一升蒿草十束加一為耗舊例多者及常平租課並依例蒿草支盡有欠者耗內聽除二分

辛巳總領熙州蕃兵將皇城使呂吉領高州刺史同總領皇城使王瞻領嘉州刺史河州蕃兵將皇城使光州

團練使李忠傑領雄州防禦使又以一官回授其子岷
州蕃兵將皇城使沂州團練使帶御器械權本路都監
李祥升鈐轄蕃官皇城使階州防禦使包順授其子一
官皇城使岷州刺史包誠領恩州團練使皇城使榮州
刺史趙醇忠領光州團練使皇城使慶州刺史李楞占
訥支領康州團練使皇城使丹州刺史溫玉領榮州團
練使皇城使鄧沁薩勒領榮州刺史左藏庫使日卜聚瑪伊克
為皇城使餘以功遷者百二十四人以熙河蘭會路制

置使李憲言吉等渡河深入賊界轉戰大敗賊衆臨陣斬其將色辰岱楚賞功也 是夜四鼓開寶寺寓禮部

貢院火承議郎韓王冀王宮大小教授兼睦親廣親宅

講書翟曼奉議郎陳之方宣德郎太學博士馬希孟皆

焚死吏卒死者四十人

兩紀並書開寶寺貢院火

甲申上第五女卒母朱德妃也生始七歲追封惠國公

主

丙戌遣官分禱天地宗廟社稷百神 禮部言順祖及

惠明皇后遷主既藏於夾室罷忌日行香請倣僖祖忌
日於景靈宮天興殿東設幄故事遇忌日於永昌院佛
殿之東張幄齋設追薦詔僖順翼祖并后六位遇忌日
並於永昌院設幄追薦

丁亥三省言禮部貢院火試卷三分不收一分欲令禮
部別鎖試從之

新紀書令禮部別
鎖試舊紀不書

門下省言中書錄

黃前淮南節度推官呂公憲等狀各磨勘當改官乞下
吏部先引驗吏部已引驗四人奏已降出正月庚子當

引見及未引驗八人見磨勘十九人詔轉官人依例除
官餘候會問無違礙依前次先引驗訖聽其皆引見後
舉主有事故並不礙引見候御殿日依舊 詔日者火
災可於集禧觀為民祈福道場一月罷日設大醮

辛卯詔諸朝會殿中侍御史闕牒監察御史又闕牒在
京職事官起居舍人闕牒著作祕書郎著作佐郎又闕
牒中書舍人其餘執事官闕牒班內官攝並報閤門諸
三省御史臺官寺監長貳開封府推判官六參職事官

赤縣丞以上寄祿陞朝官在京釐務者望參不釐務者
朔參

癸巳上疾甚遷御福寧殿東閣之西間三省樞密院入
問聖體見上於榻前王珪言去冬嘗奉聖旨皇子延安
郡王來春出閣願早建東宮凡三奏上三顧微肯首而
已又乞皇太后權同聽政候康復日依舊上亦顧視肯
首既退移班東間皇子及皇太后皇后朱德妃皆在簾
下珪等奏請皇太后權同聽政皇太后辭避入內都知

張茂則言皇太后且為國家社稷事大不宜固辭珪等
請至於再三皇太后泣許珪進言自去歲上令皇子侍
燕羣臣皆常見之今必更長立乞再瞻覩是月三省樞
密院親王自朔日至今日由內東門入問候於福寧殿
惟是日未後再入先是蔡確疑上復用呂公著及司馬
光則必奪已相乃與邢恕謀為固位計恕故與皇太后
姪光州團練使公繪寧州團練使公紀交哲宗即位公
繪公紀乃遷
團練使此時但
為刺史當改之
上初寢疾恕密問公繪具言疾可憂狀

恕聞此更起邪謀確嘗遣恕要公繪公紀二人辭不往
明日又遣人招置東府確曰宜往見邢職方恕曰家有
桃着白花可愈人主疾其說出道藏幸留一觀入中庭
紅桃花也驚曰白花安在恕執二人手曰右相令布腹
心上疾未損延安郡王冲幼宜早定議雍曹皆賢王也
公繪等懼曰君欲禍我家徑去已而恕反謂雍王顯有
覬覦心皇太后將舍延安郡王而立之王珪實主其事
與內殿承制致仕王楫共造誣謗楫開封人嘗從高遵

裕掌機宜於涇原傾巧士也故恕因之又知確與珪素不相能欲借此以陷珪他日亟問確曰上起居狀比何如確曰疾向安將擇日御殿恕微哂曰上疾再作失嗜直視聞禁中已別有處分首相外為之主公為次相獨不知耶一日片紙下以某為嗣則公未知死所矣公自度有功德在朝廷乎天下士大夫素歸心乎確竦然曰然則計將安出恕曰延安郡王今春出閣上去冬固有成言羣臣莫不知公盍以問疾率同列俱入亟於上前

白發其端若東宮由公言而早建千秋萬歲後公安如
太山矣確深然之恕又曰此事當略設備今與平時不
同庶可以自表見其曲折第告子厚同列勿使知子厚
章惇字也確媿謝謂恕曰和叔見子厚具言之惇固凶
險即許諾遂與確定議仍約知開封府蔡京以其日領
壯士待變於外廷謂曰大臣共議建儲若有異議者當
以壯士入斬之是日三省樞密院俱入問疾初亦未敢
及建儲事既退乃於樞密院南廳共議之確惇屢以語

迫珪幸其應對或有差誤即以珪為首誅珪口吃連稱是字數聲徐曰上自有子復何議蓋珪實無他志但蓄縮不能先事納說所以致疑及是出語確惇顧無如珪何尋復入奏得請俱出逢雍王顥及曹王顥於殿門外惇更厲聲曰已得旨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矣奈何顥曰天下幸甚已而禁中安堵如故輔臣等各罷歸翌日遂立皇太子確惇京怨邪謀雖不得逞其蹤跡詭秘亦莫辨詰各自謂有定策功事久語聞卒為朝廷大禍其

實本起發之

元豐末建儲事諸家異說紹興史官既別加考定專取元祐舊文固得真實矣第恨

弗詳今參取諸書稍增益之推原後來致禍如彼慘毒敵人遂入中國者蓋由王珪任首相不早建白立太子致蔡確章惇蔡京等得乘隙造謗而萌芽則自邢恕發之其令蔡京領劄子入內庭確惇當時亦必有他說紹珪故珪不以為疑然開封知府何與朝廷事此正坐珪愚闇耳若珪能即拒絕既無疑似之迹則橫禍又何從而來疑似之迹當時不過如此耳其後浸淫轉加增飾遂有宣訓事粉昆事黃履疏高士京書至蔡懋宣和間劄子用誣訕文字托名御製誠可為痛哭也非建炎初聖主覺悟果斷明辨則朝廷之禍豈有極乎此事既存真實仍悉取異說附見於後庶觀者曉然究其真實謬妄小人情狀無所遁逃亦猶孟子必著許行揚墨等語不用掃除絕滅之也哲宗新錄宣仁聖烈皇后傳云先是元豐七年三月大燕中燕延安郡王侍立王珪率百

官賀及升殿神宗又諭王與珪等相見復分班再拜稱謝是冬諭輔臣曰明年建儲當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保神宗彌留后敕中人梁惟簡曰令汝婦製一黃袍十歲兒可衣者密懷以來蓋為上倉猝踐阼之備神宗太母所以屬意於上者確然先定無纖介疑邢恕傾危士也少遊光公著間蔡確得師保語求所以結二公者而深交起確為右僕射累遷起居舍人一日確遣起要后姪光州團練使公繪等二人辭不往明日又遣人招置東府確曰宜往見邢舍人起曰家有桃著白花可愈人主疾其說出道藏幸留一觀入中庭紅桃華也驚曰白花安在起執二人手曰右丞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冲勿宜早定議岐嘉皆賢王也公繪等懼曰君欲禍吾家徑去已而恕反謂后與珪為表裏欲舍延安而立其子顥賴已及惇確得無變確使山陵韓鎮蕙前具陳恕等所以誣太后者使還言者暴其姦再貶知隨州尋竄新州劉摯拜右僕射恕坐黨與謫監永州酒稅新

錄載建儲事具此確貶新州起責永州皆元祐四年五月事摯拜右僕射乃六年二月事不知新錄何故相連書之恕除起居舍人在元豐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方神宗寢疾時恕但為職方員外郎公繪公紀遷團練使在哲宗即位後此時但為刺史耳新錄稍似抵牾今改之又不知所稱挑着白花出何等文字當考按挑着白花事見高世則紹興六年十一月所供納史館冊內第十一事此史官所據也冊凡四十一事今不具注趙子崧中外舊事云元豐末命公正明白王蔡二相初無矛盾特出邢恕妄作耳王文恭公薨時舉朝名士挽詩皆以立子之功歸之當時無異論也自司馬溫公入朝恕乃用捍闔之術欲合蔡公於溫公溫公不疑初亦稱其材羣僚大懼既而公議不容乃出守宛邱會恕亦憂去因梁左丞肅過懷恕見之休梁論蔡之功不宜遠外自此遂攘其事蔡自以謗詩貶皇太后命三省樞密院於時政記日錄明著元豐八年三月事以示後世且曰官

家是神宗長子子維父業乃是本分昨神宗服藥時將
官家所寫佛經宣示宰執其時衆中只是首相王珪曾
奏乞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其餘人別無言語今安燾
其時亦在盡見子細確有何策立功勞若是確他日復
來欺罔上下豈不為朝廷之害恐官家制御此人不得
於社稷不便所以皇太后不避姦邪之怨因其自敗如
此行遣蓋為社稷也嗚呼堯舜之明不過如此確既死
其子慙衣齊衰立憑公喪筵唐突告變章雷州力主之
王文恭公之子仲修錄章所為挽詩二章刻石慙于相
府章慚不能答方元祐初太皇后嘗榜高公繪之門不
得與邢恕相見慙之姦惡未可殫舉蔡魯公亦畏之蓋
初事元度密間其兄弟後事攸又間其父子然卒引致
西府者使監攸也宣和間結梁師成至請太上皇親述
確傳指斥太皇太后無所不至又推恩其兄承弟莊皆
從官子堅臯皆郎官壻邢倬曾詠王晉明皆監司善善
及子孫未聞及子壻蓋欲激去鄭燕公耳夫王禹玉之

事與鄭何與本朝宮禁之嚴古今所無懋乃謂神宗太
漸確使妾趙氏入見長樂趙氏莊之母也故宣和間封
夫人又謂使府尹蔡京挾創子入內隨徐王尤可駭寸
刃豈能入皇城況危疑時此不可欺三尺童子而卒用
以富貴數世安而無禍天難諶哉子崧又云余既書
元豐末命紹興二年四月避地潯江偶司諫韓瑄叔夏
謫監潯州鹽稅暇日語及因借得其父文若記莊敏丞
相作樞長時神宗服藥日久韓一日語張璪曰上服藥
日久建儲如何璪曰子厚多口試說與看韓乃語章惇
惇曰此議甚好說與二相亦以為然約集議于密院南
廳屏人留筆硯一副紙數幅就坐久之皆無語韓視王
珪曰今日之議立延安郡王為太子延安郡王去年上
已令侍宴出見羣臣又有旨四月一日出閣此事何故
都無一言珪曰諸公之議亦珪之意也別有何疑張璪
推筆研紙與章惇令於紙上寫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
來日至寢閣召內臣張茂則曰今日奏事欲立延安郡

王為太子茂則令於御榻前設案王珪將所書紙鋪在案上奏欲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時神宗風暗不能語但慘怛久之衆人皆拱立未敢復言時太妃亦在帳中露半面國婆婆抱上坐頃之再奏國婆婆云聖意已允張茂則云聖意已允王珪問張茂則太后在簾下云相公等自云在此中茂則令內臣張簾太后在簾下云相公等立得這箇孩兒便好這孩兒真是孝自官家服藥只是喫素寫經簾內出經兩卷一卷延壽經一卷消災經逐卷後題云延安郡王臣某奉為皇帝服藥日久寫某經一卷願早康復自簾內宮人抱出哲廟哲廟裹帽子著衫帶立於簾外諸公環侍久之無他語遂宣制施行後神宗上僊宣遺制立皇太子內外忻戴初無異聞已上韓氏手錄不敢增損一字按子崧所書與邵伯溫辨誣所載並同辨誣具注在三月甲午朔

卷之三

三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二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八年三月甲午朔執政詣內東門入問候皇太后
垂簾皇太子立簾外皇太后諭珪等皇子精進好學已
誦論語七卷略不好弄止是好學書自皇帝服藥手寫
佛經三卷祈福因出所寫經示珪等書字極端謹珪等

拜賀遂宣制立為皇太子改名煦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又詔軍國事並皇太后權同處分候康復日依舊未刺執政再入問聖體進呈立皇太子例降赦皇太后諭珪等皇太子立大事已定天下事更在卿等用心珪等言朝廷法度紀綱素具臣等敢不悉心奉行自此執

政日再入

舊紀書甲午立延安郡王傭為皇太子改賜名某詔軍國事皇太后權同處分新紀同哲

宗立為皇太子舊錄誣謗紹興各官已具辨朋文字甚多今姑存其目新錄辨誣第一卷凡六段又高遵裕傳又燕達傳又荆王頤傳又蔡確傳又鄧潤甫傳又劉惟簡傳又舊錄紹聖四年五月己巳又紹聖四年四月二

十四日丁未又十一月梁燾傳又元符元年二月張士良獄辭并邵伯溫專著辨誣所載證據訖建炎初並別錄在後惟呂大防實錄院奏請批付事仍具註此下蓋邵伯溫辨誣所不載紹興史官亦未見也呂大防提舉修實錄奏請批付事臣燾嘗見之大防孫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世修紹興二十九年九月世修子寬仁者實從成都府路轉運司檄進入國史院訖今具錄如後付呂大防御寶封元豐八年二月三日門下省時政記二月二十九日癸巳寒節假三省樞密院詣內東門進榜子入問聖體面奏去冬曾奉聖旨皇子延安郡王來春出閣今來聖體違豫欲望早建東宮凡三奏上三顧微肯首而已時疾勢彌留矣又奏皇太后權同聽政候康復日依舊上亦顧視肯首既退即移班東間垂簾見皇太后具所奏如前皇太后辭避近侍奏云且以社稷為念不宜固辭至於再三泣許退三月一日甲午寒節假三省樞密院詣內東門進榜子入問聖體

皇太后垂簾宰旦已下起居皇太子立於簾外與王珪等相見皇太后宣諭珪等皇太子極是精俊好學已誦七卷論語畧不好弄止是學書自皇帝服藥手寫佛經三卷祈福因出所寫經三卷示珪等書字極端謹珪等再拜且謝且賀退文武百僚赴文德殿聽宣立皇太子制未刻再入問聖體次進呈立皇太子例合降赦次進呈皇太后允之乃諭珪等皇太子建立今來大事已定天下事更在卿等用心珪等奏朝廷法度紀綱素具臣等敢不悉心奉行乞上寬聖慮退臣奉勅提舉修撰神宗皇帝實錄取索到元豐八年春季門下省時政記照會得其年二月二十九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皇帝自皇子延安郡王立為皇太子次日文德殿宣制及同日皇太后宣諭等事謹具錄如前深慮更有未盡事節伏望檢會降下以憑修撰取進止五月日臣大防劄子奉御批覽所奏當日事皆得其實惟初得神宗旨奏皇太后權同聽政一事所記未盡亦恐當日事干禁中隔

簾外臣不得悉知今可於皇太后字下添入所批事實
近侍乃張茂則也今連元奏在前闕請依前件御寶批
事理照會施行又關修神宗皇帝實錄院準此元祐四
年五月日臣具劄子奏稟元豐八年二月三日門下省
時政記內事件準御寶批於皇太后字下添入事實貼
定降下臣已依批降貼定指揮闕實錄院照會施行去
訖謹具奏知元祐四年五月日臣劄子七日押元祐
實錄云移班東間皇子及皇太后皇后朱德妃皆在簾
下珪等奏請皇太后權同聽政皇太后辭避張茂則言
皇太后且為國家社稷事大不宜固辭珪等請至于再
三皇太后泣許珪進言自去歲上令皇子侍燕羣臣皆
嘗見之今必更長立乞再瞻觀此皆所批事實紹聖重
修乃削去紹興本已復依元祐本增入新錄辨舊錄誣
謗今具錄如後哲宗實錄辨誣卷第一太子未建中外
洵洵皇弟雍王顥問疾輒穿帳徑至皇太后所語見官
牆不避神宗數怒目視之顥無復忌憚臣等辨曰據曾

布手記神宗違豫岐嘉二王日詣寢殿問候起居及疾勢稍增太皇太后即時面諭並令還宮非諭宣召不得輒入自太子未建至無復忌憚四十二字並刪去皇后憂忌出財佛祠設齋揭榜曰延安郡王祈禱冀天下知王長立能致恭孝臣等辨曰神宗寢疾皇后出財設齋意在祈禱而已豈得便懷希覬預為闕防此實厚誣欽聖自皇后憂恐至能致恭孝三十字並刪去二月神宗疾甚辛卯輔臣入問至紫宸殿顯乃邀於廊曰軍國事當請皇太后垂簾又奏乞止宿侍疾皇后力爭得不宿既而留禁中曹王願屢牽臂引出臣等辨曰國朝親王宰執法制甚嚴未嘗交談所謂皇后力爭者皇后於親王無相見之禮若謂與宣仁力爭則竊聞宣仁聖性嚴毅人不敢犯欽聖孝恭備盡婦道豈有力爭之理引臂之說尤為怪誕不惟誣謗二后亦且不知祖宗家法及國朝典禮自二月至引出六十字並刪去右僕射蔡確懼乃以建儲意問左僕射王珪珪不答確益懼不知

所出事愈急會確母得入禁中皇后使諭確使外託主
兵官燕達等輔立又因內侍閹守懃諭確協力早定或
謂確曰此大事也請與衆詢珪不言則正厥罪是時輔
臣韓鎮安燾章瑒李清臣陰持兩端喋不語確獨約門
下侍郎章惇共力癸巳輔臣聚南廳確顧謂珪珪亦不
語確曰去春延安郡王侍宴嘗有旨來春出閣議已定
不言何也惇曰言之是則從不則與公偕死珪始曰上
自有子何議之有是日日晡詣榻前奏曰去冬得旨皇
子延安郡王今春出閣乞立為皇太子以係天下三奏
神宗三顧肯首又奏請皇太后權同聽政以俟康復神
宗方顧視肯首既退不待奏請殿東間已垂簾於是輔
臣簾前具奏被旨如前皇太后泣許是日顯幕欲入
顯力挽止之臣等辨曰國朝宰執母妻入禁中有時豈
有確母獨得入禁中者據曾布手記元符末欽聖云章
惇等誤哲宗處多布言只如言宣仁及大臣有傾搖廢
立意以此激怒哲宗恐無以取信遂云神宗非宣仁所

生欽聖云宣仁是慈聖養女嫁與英宗當時是甚事勢
又宣仁實妬忌方十六七歲豈容有他人所生之子廢
立事亦寃他契勘京卞等既修成史錄即將時政記盡
皆焚毀肆其誣謗何所稽考若當時委有前件事因欽
聖於此豈不說及亦豈可掩又據實錄及會要等書元
豐七年三月丁巳大燕集英殿中燕延安郡王侍立宰
臣王珪率百官賀神宗宣答曰皇家慶事與卿等同深
欣懌及升殿神宗又諭王與珪等相見復分班再拜稱
謝就坐久之乃退是冬神宗諭輔臣曰皇子明年出閣
當以呂公著為師保八年三月甲午輔臣王珪等入問
神宗聖體皇子立簾外宣仁諭王珪等曰皇子精俊好
學已誦論語七卷略不好弄止是學書自神宗服藥手
寫佛經三卷祈福因以經示珪等字極端謹珪等拜賀
是日降制立皇太子魯布手記亦言建儲之際大臣未
常啓沃皇太后內出哲宗手書佛經宣示執政遂令草
詔恭惟神宗與子宣仁立孫本無間隙事已素定而姦

邪誣罔盡以為蔡確章惇定策之功自右僕射至挽止
之二百八十三字並刪去太子立皇后謝皇太后簾中
太后抵后胷曰事遂矣其後欽聖數指胷示上曰痛猶
在也上泣謝臣等辨曰指胷之事雖士庶之家婦姑之
際有所不為而謂宣仁為之指胷以示上曰痛猶在也
欽聖果出此言乎哲宗泣謝尤為虛誕不知何所依據
而為此說况欽聖宣諭宰執以謂寃宣仁則其事可見
此一段宣仁欽聖哲宗皆被誣謗姦臣為利何有於君
父無所忌憚一至於此自太子立至上泣謝三十七字
並刪去如望之肅然履帝位若固有之臣等辨曰哲宗
天性至孝當神宗初晏駕哀痛之心必見於形容如望
之肅然履帝位若固有之似誣聖德今刪去 高遵裕
傳元豐末神宗寢疾儲嗣未立宰臣王珪初懷猶豫嘗
密召遵裕之子士充問遵裕所欲立意遵裕聞之泣且
怒戒其子勿復往既久語聞臣等辨曰哲宗嫡長仁聖
立儲定於侍燕之日而乃王珪問所欲立於遵裕此豈

遵裕所得與聞者姦臣為說意在誣謗宣仁自元豐末至既久語聞五十二字並刪去燕達傳進殿前副都指揮使拜武康軍節度使元豐八年神宗寢疾益甚會確母入禁中皇后使諭確外託主兵官燕達等輔立皇太子逮神考升遐宿衛於內東門百官朝晡臨由垂拱殿入皇族親王由內東門入達謂人曰天子新即位我坐甲於此以備非常萬一有姦人隨皇族而入則事起不測又豈能人人辦之將入上奏人或止之曰皇族之事非所當言言之恐被罪達曰我蒙先帝大恩拔擢常在衆先言之苟當雖死何憾遂奏上大臣嘉嘆之臣等辨曰蔡確誣謗事朝廷已追正其罪託燕達輔立皇太子事合刪去荆王顥傳及神宗疾徐王顥有覲幸意每侍疾數牽幕直入顥屢挽止之朝遇蔡確數以言促確曰延安郡王太子也不立何待確猶豫未決顥曰晚則他人是有神宗疾甚顥欲留宿禁中顥奏得弗宿太子立顥內助居多逮元祐初始賜第咸宜坊曰親賢宅

居之仍賜國子監書諸子自勝衣以上趨拜應對甚謹
上皆命進官自太皇太后聽政顧非大朝會未嘗進見
間遣使宣召顧曰未復辟不敢往澹泊謙畏喜筆札飛
白篆籀皆工賓禮官僚去輒奏留久者至十餘年喜釋
老書尤好書手著普惠集開集効方數以藥救病者其
仁厚天稟暴得疾左右不以聞太皇太后不及問至薨
口鼻皆流血又或止之亦不果臨奠方國危疑皇嗣未
立顧能不負神考奮不顧身為宗社計雖古之所謂臨
大節而不可奪者何以加諸臣等辨曰此正蔡確等傳
會一時之說謗誣宣仁聖德者實錄元豐八年三月載
上即位事辨之詳矣此一節合刪去蔡確傳元豐六
年秋確與中書侍郎張璪奏事崇政殿上悲不自勝謂
確曰天下事止此矣確駭曰敢問所因上曰子幼奈何
確曰陛下春秋鼎盛忽有不祥之言不審所謂上曰天
下事當得長君維持否確曰延安郡王陛下長子臣不
知其他臣有死罪已不敢奉詔上曰卿果能為社稷計

宜早定確與璵俱進曰臣等敢以死守上曰善確被顧託乃謀欲請王出閣建儲議不協又意上特悲思無聊耳猶豫不決七年春延安郡王出侍宴集英殿確始奏請猶欲來春出閣上可之後因有對者言及確上曰羣臣皆先皇帝遺朕者如確自小官朕親擢至此必不負朕然氣弱得人輔之乃可確聞益自奮久之八年正月神宗疾彌月皇嗣未立中外洶洶確始懼乃以建儲事問左僕射王珪珪不答確亦懼不知所出事愈急會確母得入禁中欽聖憲肅皇后諭確使外托主兵官燕達等輔立又因內侍閻守勲諭確早定或謂確曰此大事也請與衆詢珪不言則正厥罪是時輔臣韓鎮安燾張璵李清臣持兩端喋不語確獨約門下侍郎章惇共力癸巳輔臣聚南廳確謂珪珪亦不語確曰去春延安郡王侍宴嘗有旨來春出閣議已定不言何也惇曰言之是則從不則與公偕死珪始曰上有子何議之有是日晡議定詣榻前奏曰去冬得旨皇子延安郡王今春

出閣乞立為皇太子以係天下三奏神宗三顧肯首臣
等辨曰祕書省國史案文載太皇太后御崇政殿宣諭
三省貶確事七百一十三字甚詳其間云皇帝是神宗
長子子承父業其分當然昨神宗服藥既久曾因宰相
等對時吾以皇帝所寫佛經宣示其時眾中止是首相
王珪因奏延安郡王當為皇太子餘人無語安燾其時
悉見又云皇帝乃先帝長子嗣位乃從來常事孰有間
言蔡確班在珪下何以獨謂更有定策功邪安燾奏曰
當時惟首相王珪一人奏對太皇太后遂泣下問許便
批聖語其餘執政更何曾有言況前年上宣皇太子使見
羣臣足知先帝之意素定也兼當日三省時政記已如
此修定進呈豈容外人敢如此妄說謹按此事已修入
元祐四年五月丁亥蔡確責授英州別駕新州安置事
下詳此即確傳前項所載顯為誣謗今刪去六年秋至
三顧肯首四百六十二字 確終坐黜而梁燾等猶論
不已遂責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確受先帝顧命姦臣

睥睨坐誣投遐荒乃命中使馳傳押至貶所屢經赦罪
無不得宥獨確四年不得還八年正月六日卒貶所年
五十七天下莫不冤之臣等辨曰確終生黜是吳處厚
繳詩事梁燾等猶論不已是確自稱受遺事若為一說
使後世不可曉又皆誣謗之言今刪去確終至冤之八
十二字 鄧潤甫傳元祐用事之臣結黨排陷坐製蔡
確麻詞妄言有定策功以龍圖閣學士知亳州臣等辨
曰按元祐時政記當神宗末命宣仁聖烈皇后以哲宗
所屬經宣示宰執當時惟王珪進對餘人無言且哲宗
以神宗長子嗣位孰有間言而潤甫於麻制中推確定
策之功欺罔明甚史官乃謂元祐之臣結黨排陷是誣
也今刪去十字 內臣劉惟簡傳云云方神宗疾蔡確
入問帷幄深密不詳見上惟簡屢以太子促之確猶豫
一日惟簡取幄外燭引確見上確知疾革遂立太子上
即位確懼選惟簡等十人朝夕左右輔翊姦人方睥睨
未閱月黜惟簡餘九人悉罷人莫不寒心臣等辨曰哲

宗之立為太子非由蔡確確身為宰相不思宗社大計而因宦者所促遂立太子寧有是理自方神宗疾以下八十五字合刪去舊錄卷第六十一紹聖四年五月己巳三省言按梁惟簡陳衍在元祐時內扶黨類外交權臣邪謀詭計無所不至宣仁聖烈誠心德意不能動搖皇太后皇太妃保佑擁護朝夕備至故惟簡衍不得逞其姦心原其罪惡族滅為宜陛下寬仁止從投竄然間惟簡衍尚有親戚供職禁中此曹私心各懷危懼何可更充內侍伏乞聖斷索惟簡衍親戚并素所厚善逐出外臣等辨曰此一段雖推尊東朝歸罪閹尹原其誣謗之意尤為深切今刪去七十六字舊錄卷第六十七紹聖四年十一月梁燾傳吳處厚繳進蔡確詩疏其怨謗燾與吳安詩劉安世協力攻之欲以悖逆不道寘確必死又造為險語以激怒宣仁彭汝礪救解之且諸罪處厚臣等辨曰以實錄考之蔡確自以為策立顧命之臣貪天之功以為己力梁燾嘗疏論之而史臣以為

造為險語激怒宣仁其誣罔甚矣今削去舊錄卷第七十元符元年二月張士良獄辭間有臣僚奏請東朝還政者衍輒詆之曰此不忠不孝之人也匪其奏實摺中不以聞東朝亦不以聞於上及與呂大防往來以合密賜大防妻皆不聞上臣等辨曰宣仁遺誥云欲釋天下之重負就東朝之燕閒復辟以時實吾之志是臣僚前此未嘗有請還政章奏或有之則宣仁在上豈容陳衍藏匿又呂大防妻為國夫人必歲時入朝三宮如太皇太后賜合容有不必聞上之理史臣此言顯屬誣謗今刪去前件五十九字又奏除范純仁右僕射召文彥博平章事臣等辨曰宣仁進用大臣豈至謀及中官史臣妄意簾帷易欺增重陳行之罪所以汙謫聖母不知無根輕發不可以欺天下後世今刪去前件十六字先是文及甫元祐五年以書抵邢恕其書有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及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為寒心其徒實繁氣馘可畏等語於是詔恕繳元書書至命京

惇究問及甫蓋以劉摯為司馬昭以耿躬為主上其徒
謂王巖叟梁燾劉安世孫升韓川等輩京惇進呈上曰
元祐人果如此京等曰誠有是心然反形未具摯等已
責退方上曰若陳衍朕親見之不可貸故有是命臣等
辨曰文及甫書乃六十四卷粉昆事不當再錄於此此
事是宣仁聖烈事跡冊中具載惇卞欲廢宣仁哲宗怒
抵其奏於地遂追張士良於雷州將脅成其獄以逞餘
憤士良不可屈而罷今云上親見陳衍之罪蓋誣也刪
去前件一百四十四字 按粉昆事新錄在一百三十
五卷舊錄於六十四卷畧載其詳在此卷第七十 舊
錄卷第五十九新錄卷第一百三十二紹聖四年四月
丁未三省言元豐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御史中丞黃履
奏訪聞兩府大臣嘗議奏請皇子就傳建儲事王珪轉
語李清臣云是他家事外廷不當管也蔡確章惇聞之
對衆窮其所立珪不得已方云上自有子惇確乃宣言
於衆其議遂定臣又聞王珪陰交高遵裕嘗招其子士

允傳達語言臣伏思陛下推大公至誠之心以槐位處珪以鼎餽養珪凡十有六年今聖躬偶感微疹而珪已懷二心此而可容何以示懲勸於天下黃貼子近有高士英者輒至臣家稱上服藥中若皇太后或皇后權同聽覽則傳命者審臣正色答之以為豈可私議臣忝竊位中執法士英尚敢率爾如此發言今珪無故輒招士充又對清臣有如此言竊慮必有奸謀至三月初履又言大臣體國休戚一均事有權宜自合奏稟豈得私有所召及稱不當管他此而可容何以懲勸臣於左僕射王珪議儲之際既聞其然不敢不論今已累日未見施行臣伏思之使臣之言果合義則珪不可以無責使臣之言無補於事則臣不可以無罪今皇太后權同處分建立儲位以安天下臣雖萬死猶生之年伏望朝廷早賜指揮又紹聖二年十一月內右正言劉拯奏先帝疾宰臣王珪持二心臣僚嘗具彈奏蔡確等定策受顧命輔翼陛下已而權臣擅政確等繼被逐又恐他日復

用為已禍也於是因事誣毀擠之廢死之地而後移定策之功於王珪珪之薨也賜宅贈官錫予敕葬特厚而確死投竄之地雖蒙昭雪贈復官爵恩例比珪甚薄且父子繼世雖有定例神器輕重亦繫一時功罪不明孰大於此今為忠者被禍為姦者受賞何以教天下示後世伏望究珪之罪錄確之功優加恩典又今年官苑副使西京第七副將高士京進狀稱先臣遵裕當先帝服藥危疑之際有故宰相王珪召臣親弟承議郎士充密議取決於先臣欲知太皇太后意所欲立蓋為是時先臣為高氏之長又知先帝太皇太后常聽用故來相問尋時先臣泣下大怒曰姦臣敢如此況國家自有正統何決於我遂叱罵故弟士充如敢更往即杖汝死尋將此意指說與先辟機宜官王穢自可照證竊念先臣昨因攻取靈州師老糧匱大河不凍故不能上奉聖訓責置散官遂先朝露其後雖稍加牽復然未嘗別加贈典又不獲伸訴於陛下欲乞優加褒贈又給事中葉祖

洽言先皇帝所以待王珪可謂厚矣自翰林學士承旨擢為參知政事自參知政事擢為右相自右相擢為左相在政府凡十六年又擢其子為館職自珪之身及其兄弟子孫皂隸凡受朝廷恩命者臣不知其數然則先帝之於珪可謂無負矣當先帝違豫至於大漸儲位未正中外皇皇延頸以望珪為上相衆目所視所宜率先建議首定大計以慰宗廟珪乃持疑顧望含糊不決至於同列以大議迫之不得已而後應不知珪意安在使同列不切責之則珪將遂無言豈不誤事天下至今罪之臣於是時適在朝廷親聞士大夫之論藉藉罪珪已而珪死天下莫不快之然是時朝廷所以賄贈周恤恩禮過厚仍賜甲第一區莫非異數臣聞特恩賜第所以待殊勲異德為臣不忠何以得此乞下有司正王珪之罪以戒天下不忠不孝之臣使知治世典刑無前後之私也祖洽又言臣嘗論王珪背逆不忠之罪未見施行不知所為若以珪之事為無實迹耶則當時二三執政

尚在及見今侍從間甚有知其詳者皆可考正其事黃履為御史中丞嘗論之於前劉拯為右正言又論之於後近日高士京又極陳其狀伏惟陛下察臣之言出於公論稽合羣情決於獨斷以慰中外詔王珪遺表恩例並行追奪其子孫與次遠監當差遣仍永不得注近京路分所賜宅拘收入官故承議郎高士充特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制曰臣無二志戒在懷姙國有常刑議難逃罪其申後罰以正往愆故金紫光祿大夫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贈太師王珪竊文華之上科躬柔險之詖行馴致顯位遂居冢司先帝優容臣隣務盡禮意掩覆瑕慝多歷歲時卹山之恩毫髮未報屬在彌留之際是謂憂疑之時欲豫安於人心當蚤正於國本矧復昭考與子之意素已著明太母愛孫之慈初無間隙而乃妄懷窺度專務嬖阿指朝廷為他家用社稷為私計同列誚詰久無定言陰持兩端不顧大義僅免生前之顯戮更叨身後之餘榮公議不容舊疏具在返覆參驗心跡較然

使其免惡於一時難以示懲於萬世貶從散秩追正誤恩庶令官邪咸知警憲可特追貶萬安軍司戶參軍邵伯溫辨誣曰邢昺誘高士京上書論其父臨死時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高士充來問我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斥士充去恕又不考究高遵裕既坐知慶州日建議取靈武事敗神宗貶遵裕散官以宣仁故免安置留京師宣仁后尤不喜雖該哲宗登位覃恩亦不許叙又安能預策立大計惇卞但欲誣罔宣仁遂贈遵裕節度使遷士京皇城使特追貶王珪崖州司戶參軍貶高士充散官至元符末高士育上書自稱遵裕幼子其父最愛父病且死未嘗離左右不見士充來說王珪所問之語士京亦不在父所時欽聖后垂簾特與士育改文資除環慶路經畧安撫司幹辦公事蓋察其言之實也伯溫見高公諫言士京乃遵裕假子士育實遵裕幼子士京既為邢昺所誘作此事恨章惇不甚進用之屢欲自陳虛妄南北宅高氏皆絕之靖康

初諸王府贊讀江端友上書論士京事甚詳端友與高氏子孫相熟也邢恕又言黃履在元豐末曾有章疏言宣仁后欲立徐邸事伯溫後在同州於曾布之子絳處見曾布手記當時事一編云桀中元無黃履文字黃履家出蒿草入獄為誥黃履與恕自未第而交遊相善恕亦與履同謀也王穉京師人善口辯好議論熙寧中為熙河路走馬承受致仕家富遊公卿之門與邢恕為死黨伯溫嘗見王穉尚洙李洵于恕所皆妄人也後章惇因恕薦落職致仕除知北平軍未幾穉死其子直方不以父為然每為士大夫言父晚年病心後直方亦死無子與晁載之相善以平生所收書畫歸載之觀直方所留書畫於其間得王穉與邢恕往來書一通皆共謀誣造諸人廢立事者靖康元年月日諸王府贊讀臣江端友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伏睹宣仁聖烈皇后當元豐末垂簾聽政保佑哲宗皇帝起司馬光為宰相天下歸心焉九年之間朝廷清明海內乂安人到於今稱

之其大公至正之道仁民愛物之心可以追配仁宗至
於力行祖宗故事抑絕外家私恩當是時耆老盛德之
士田野至愚之人皆有復見女中堯舜之語其功德巍
巍如此天下歌誦如彼而一邢恕造無根之語以為謗
議使後世疑焉如日月之明而浮雲蔽之臣不勝痛恨
初元豐中高遵裕大敗於靈武責散官安置未幾神宗
崩哲宗嗣位宰相蔡確以謂遵裕者宣仁族叔也即建
請牽復以悅宣仁之意而不知宣仁之无私其親也宣
仁簾中宣諭曰遵裕喪師數十萬先帝緣此震驚悵悵
成疾以至棄天下今肉未寒豈忍遽私骨肉而忘先帝
乎即日批出曰遵裕得罪先帝今來垂簾凡高氏推恩
獨不及遵裕確謀大沮後確責知安州作詩譏訕坐貶
新州而邢恕乃確之腹心也偶遇遵裕之子士京中山
同官遂以垂簾時不推恩牽復事激怒之使上書言王
珪曾遣遵裕之子士充來議策立事遵裕斥去之士京
庸懦不識字實恕教之為書士充疎遠小臣素不識珪

珪安得與之議及社稷大計又何從輒通宮禁語言且
上書時珪士充遭裕亦皆死矣何所考按臣竊聞元豐
八年時政記即確所修其載三月中策立事甚詳何嘗
有一疑似之言恕之本心但謂不顯王珪異同則難以
歸功蔡確而不知厚誣聖母之罪大也恕之為人非獨
有識之士無取其子居實亦不樂父所為也天下皆知
之章惇排斥元祐者也在簾前奏事惇傲不遜都堂會
議以市井語誚侮同列豈忠厚君子哉尚云極力以消
除徐王觀觀之謗惇與王珪蔡確同為執政顧命使當
時果有異同豈有復為此言乎則恕之謗可謂欺天矣
緣此紹聖中蔡卞獨倡追廢聖母之議賴哲宗仁孝不
聽其說不然人神痛憤失天下心為後世笑悔可及乎
自比年以來三變屢作禍亂繁興水旱相仍夷狄內侮
安知非祖宗之靈赫怒於斯耶至於高氏一族銜冤抱
恨無所伸息亦足以感傷和氣召至災祥未必不由此
也臣竊惟聖人之德莫先於孝祖廟帝王之政必急於

明是非陛下即位以來登用賢俊退斥姦邪如追贈司馬光等既以辨人臣之謗而明是非矣而宣仁聖烈皇后者神宗之母陛下曾祖母也彼三十餘年之謗公卿大臣未嘗以一語及之可不痛乎范純仁遺表有云宣仁之誣謗未明使純仁在朝廷必能辨之也臣願陛下敕有司檢尋案牘推究言語之端發之於誰何其證佐安在則小人之情見矣誕發明詔曉諭中外庶使遠邇臣民疑議消釋煥然如清冰之近太陽豈不快乎然後以策告宣仁及神宗廟上以慰在天之靈下以解人神之憤昔漢靈帝夢桓帝怒其責宋皇后周成王時皇天動威彰周公之德以此知宗廟之靈禍福之變甚可懼也宣仁之謗臣以為陛下惟不聞耳聞而不辨豈所謂教天下以孝乎臣不勝區區之情惟陛下裁幸小帖于前件事非獨高氏之深冤乃朝廷之至辱宗廟之大耻范純仁死有遺恨自後公卿大夫皆以非已之事隱忍因循故莫為言者其實今日政事所當先也伏望特出

聖意宣召二府與之面議丁寧懇惻令依臣所乞施行
宗廟事必須陛下身自任其責若降付三省恐議論不
一難以商量或施行草草難以慰在天之靈答臣民之
望則不如不降出也伏乞特留聖意又小貼子臣觀自
昔誣謗反白為黑後既覺悟未有不辨明者今宣仁之
謗天下知其非而朝廷獨不辨明臣愚未曉其故陛下
事宗廟至孝誠不得不以此事為先也邵伯溫辨誣載
江端友書不知果是何月日上當考曾布日錄云三
省用葉祖洽言追貶王珪昌化司戶追賜第遣表恩例
及子孫等如劉摯等指揮再錄未及奏事上遽宣諭王
珪當先帝不豫時持兩端又召高遵裕子與議事當時
黃履曾有文字論列及同列敦迫其後方言上自有子
布云此事皆臣等所不知但累見章惇邢恕等道其略
不知黃履章疏在否上云有布等聞禁中無此章履曾
於紹聖初錄奏比三省又令履錄松藻以為質證上又
言高士英者詣黃履問誰當立者此亦履貼黃中曾論

列布與林希云天命何可移易但小人妄意窺測爾兼
宣仁亦無此心上云宣仁乃婦人之堯舜也外則珪等
內則梁惟簡輩妄為此紛紛爾布云德音如此臣復何
言然願論三省於詔令中明述此意使天下曉然知朝
廷誅責大臣而陛下推明太母德意如此則誰敢復議
亦當書之典冊以示後世林希進曰臣謹當著之時政
記上云告命當令進呈然後行下布與林希皆稱善退
以語林希云布欲增四句云先帝付託羣臣所知太母
睿明聖德無與希稱善仍督希以白惇布亦慮詔令之
出中外有疑於形迹宣仁者遂疑以示惇惇不得已但
改云昭考與子之意素已著明太母愛孫之慈初無間
隙希大喜以謂微布發之何以有此使人知上德仁孝
於宣仁無疑此乃於國體為便進呈上指所增四語云
極當又添近日三省以大防等有廢立謀逆之意又發
揚王珪觀望以明定策之功故痛貶大防珪等又言巖
叟等意不在確皆欲以此感動上意為誅戮凶逆之人

不避怨怒以為忠蓋故上亦為之欣納凡所為姦無不
如意者萬一有異論之人則指以為逆黨欲以鉗天下
之口吁可畏也布是日悵悵為之寢食不安不勝憤怨
而已林希亦云貶竄者未足道但為此言以離間宣仁
使上於宣仁不能無疑致其骨肉間有芥蒂此尤為可
憤蕪蔡京曾云仁宗時嘗欲以庶人禮葬章獻然考之
國書無此事京輩大槩每欲如此京又嘗言車駕不可
幸楚邸又嘗云上比來已覺悟楚王二壻盡罷翰林司
御厨此輩豈可使居此地此論殊可恠又云京嘗言天
下根本未正意謂不誅楚邸則未安爾是時楚王未薨
故有此論及被詔作墓銘乃固辭亦此意也布又云
梁燾言及楚邸不知聖意以為如何上曰他必不知布
云誠如聖諭若大臣與楚邸交通真有此謀豈一二人
所能辨外議皆疑朝廷欲行遣楚邸臣獨以謂聖意素
不如此必無此理今聖諭亮其不知臣復何言謂楚邸
不知固無可議就令當時實有此謀陛下亦當涵容濶

畧此豈惟傷先帝篤愛兄弟之恩兼形迹宣仁於國體
豈為穩便如此則上累聖德不細上亦然之太母又太
息云誤他處多布云只如言宣仁及大臣有傾搖廢立
之意以此激怒先帝恐無以取信遂云神宗非宣仁所
生太母云宣仁是慈聖養女嫁與英宗當時是甚事勢
又宣仁實妬忌方十六七歲豈容有他人所生之子廢
立事亦冤他孃孃豈有此意如此教他先帝怎生不惡
布云先帝所以切齒元祐之人正為此爾此事莫如皇
太后知虛實太母云無此事楚王希望不可知布云大
臣果有此謀否太母云當時不聞誰敢說及此事他只
說人罵神宗又說出此一事怎生教他不惡布云外人
皆言惇既誣罔元祐人以廢立事又深貶王珪以定策
之際持觀望之意今日惇簾前出不正之語人皆以為
報應太母云是報應也 呂大防手寫時政記元豐八
年春季正月一日丙申二日丁酉三日戊戌未時三省
樞密院詣內東門進榜子請入問聖體上遣梁從政劉

惟簡傳放王珪等再令傳奏上即遣從政等引見上于福寧殿東寢閣之中門自是問聖體皆如之四日己亥三省樞密院入問奏事上並首肯晚再入問上手書字諭王珪等自來日可只早入五日庚子三省樞密院入問晚再入問梁從政劉惟簡傳宣放自此日惟一入六日辛丑三省樞密院入問晚大慶殿開啓道場七日壬寅三省樞密院入問奏欲降赦上許之八日癸卯三省樞密院入問未時再入九日甲辰三省樞密院入問十日乙巳三省樞密院入問十一日丙午三省樞密院入問十二日丁未三省樞密院入問十三日戊申三省樞密院入問十四日己酉三省樞密院入問晚詣集禧觀宿齋開建道場十五日庚戌三省樞密院入問十六日辛亥三省樞密院入問十八日癸丑三省樞密院入問上已漸安十九日甲寅三省樞密院入問二十日乙卯三省樞密院入問是日上已向安手書字諭王珪等自今間日入問自初三日上違豫三省樞密院日至寢閣至

今上已向安故有是旨也二十一日丙辰三省入劄子上問晚三省樞密院並赴集禧觀宿齋罷散道場二十日丁巳三省樞密院入問是日見上極清快王珪等共奏聖體如此御殿有期臣等不勝欣喜上欣然肯首之二十三日戊午三省入劄子上問二十四日己未三省樞密院入問是日上移閣之東榻精神氣色殊不及二十二日問御藥梁從政并醫官陳易簡等云上昨日行步多體中勞有汗再感寒氣時便欲復入問又以適得間日入問恐人心驚憂故且間入二十五日庚申三省入劄子上問二十六日辛酉三省樞密院入問二十七日壬戌三省入劄子上問二十八日癸亥三省樞密院入問二十九日甲子三省入劄子上問二月一日乙丑三省樞密院入問奏令孫奇等赴御藥院祇候二日丙寅三省樞密院入問三日丁卯三省樞密院入問四日戊辰三省樞密院入問五日己巳三省樞密院入問六日庚午三省樞密院入問八劄子奏皇帝服藥今雖

減退猶未一向清快下韓絳等訪求明醫七日辛未三
省樞密院入問八日壬申三省樞密院入問入劄子奏
孫宰通醫術赴闕九日癸酉三省樞密院入問十日甲
戌三省樞密院入問十一日乙亥三省樞密院入問十
二日丙子三省樞密院入問十三日丁丑三省樞密院
入問十四日戊寅三省樞密院入問十五日己卯三省
樞密院入問十六日庚辰三省樞密院入問入劄子奏
聖體雖漸康和未視事間更宜祈福建金剛道場及神
祠燒香十七日辛巳三省樞密院入問十八日壬午三
省樞密院入問十九日癸未三省樞密院入問二十日
甲申三省樞密院入問二十一日乙酉三省樞密院入問
二十二日丙戌三省樞密院入問晚赴大慶殿開啓道
場二十三日丁亥三省樞密院入問二十四日戊子三
省樞密院入問二十五日己丑三省樞密院入問二十
六日庚寅三省樞密院入問二十七日辛卯三省樞密
院入問二十八日壬辰三省樞密院入問二十九日癸

已三省樞密院入問奏建儲至未時再入問三月一日
甲午三省樞密院入問垂簾起居宣諭太子事退聽宣
制未刻再入問次太后宣諭王珪等二日乙未三省樞
密院入問退聽宣赦未時再入三日丙申三省樞密院
入問未時再入問四日丁酉三省樞密院入問太后遣
梁從政等宣問王珪等以溫州僧所進龍壽丹進皇帝
未時再入問五日戊戌上崩於福慶殿壽三十有八百
官班入哭盡哀宰臣王珪讀遺制於殿之西階韓太
中宗武記父丞相鎮語鎮元豐末知樞密院與王珪蔡
確等同預顧命者元豐八年神宗服藥日久先公一日
語張瑄曰上服藥日久建儲如何瑄曰子厚多口試說
與看先公一日又語章惇惇曰此議甚好說與二相亦
以為然一日約集議於樞密院南廳盡屏去人更止留
筆硯一副紙數幅就坐久之皆無語先公視王珪語曰
今日之議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去年上已令侍宴出
見羣臣又有聖旨四月一日出閣此事何疑相公為百

辟領袖今日之議何故都無一言珪云諸公之議亦珪之意別有何疑張璟推筆硯紙章惇令於紙上寫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遂相約來日問聖體奏事來日至寢門召內臣張茂則云今日欲奏事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張茂則令於神宗寢榻前設案王珪將所書紙鋪在案上奏請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時神宗風暗已不能語但慘怛久之衆人皆拱立未敢復言時太妃亦在帳中露半面國婆婆抱哲宗坐頃之再奏婆婆云聖意已允王珪問張茂則太后在甚處太后自云這裏張茂則令內臣張簾太后在簾下云相公立得這孩兒便好這孩兒真是孝自官家服藥只是吃素寫經簾內傳出經兩卷一消災經一延壽經後題云延安郡王為皇帝服藥日久寫某經一卷願早康復自簾內宮人拖出哲宗裹帽子着衫帶立於簾外諸公環視久之無他語遂宣制施行後神宗上億宣遺詔立皇太子內外欣戴初無異聞宣和初蔡懋上殿劄子此劄子出於內侍閤守

懃家初蔡確與守懃實同謀共為誣罔事者臣三月十八日上殿奏事面奉聖旨令臣具元豐末先臣確受遺定策本末臣契勘元豐八年正月二日神宗聖體稍康至二十六日神宗疾勢再作儲嗣未建中外洵洵先臣時任尚書右僕射念宰輔之責日夕憂懼朝路行次以密語問宰臣王珪珪但唯唯而已先臣疑之繼問邢恕云近見致仕官王穡言王珪嘗遣高士充問其父遵裕云萬一有變故長樂意欲立誰先臣曰珪不忠於王矣於是以身任之以章惇意氣可任而惇為門下侍郎令邢恕約以共濟大事惇喜功名慨然相從以燕達忠實可托而達為殿前指揮使復令臣叔碩約達達報云願盡死力上助相公以蔡京知開封面諭京云姦人如有異同須正典刑京乃備劄子隨行又令臣叔碩採聽中外恐緩急失事機臣叔碩時為軍器監與閤守懃職事相干聞閤守懃云二王每問神宗聖體多不避宮人直詣宣仁聖烈皇后左右屏人語移時不出神宗疾不能

言但怒目之而已守懃又云去年十二月守懃在延春閣奏事神宗下閣云我足跌頭痛又歎息云我好孤寒及語慈聖光獻皇后事多追慕感泣二月間因寫字指揮事獨守懃在側寫一太字指示守懃沈思久之復塗太字又寫與守懃不入局做甚守懃與臣叔碩言不曉聖意寫太字謂何臣叔碩白先臣云聖意深遠寫太字者豈非欲寫皇太子字耶此事大臣主張得定即不須指揮若大臣不忠主張不定徒為禍端所以不欲當面指揮輔臣知汝與守懃時相見欲令傳聖意與我耳臣叔碩又聞御藥劉惟簡言王珪不知使誰狀入文字來惟簡在張茂則房內竊見其中云今來建儲事上繫皇太后聖斷非外臣所當預先臣曰珪嘗諭同列曰立嗣人主家事吾曹不要管他惟簡之言殆不誣矣既而臣叔碩復見李嗣徽具述姦人陰謀不可量且曰萬一為此輩所先中夜御寶一紙出明日奈何又見向宗回訪以所聞宗回曰若問所聞寒心難言前聞雍王乞於內

中止宿中宮厲聲紛爭乃已先臣以謂事勢危迫如此而又神宗疾勢彌留恐變出不意須早定大計使姦人不及謀則萬全之道也然須內外協力事乃克濟立儲前令臣叔碩諭燕達等曰輔臣之家平時不可與中官軍帥交一語今國家艱難正忘身報上之時固不可以小嫌誤大事也因令臣叔碩謝劉惟簡梁守懃曰前所喻已見忠於國家御藥侍奉左右凡事更加謹察有合知者速須報來事有成敗上繫宗社安危彼此禍福不足言也又諭達云事在旦夕若萬一有異同如何達曰丞相率百官達率將校爭之有死無二又令閤守懃密白知欽聖憲肅皇后明日建儲禁中諸事乞加意伺察至時中宮須至在福寧殿欽聖憲肅皇后云裏面事不須憂外面議論如何守懃云蔡相已布置定大事二月二十九日先臣更不宿約諸大臣自內東門回直邀王珪暨執政官就南廳聚議先臣即語王珪曰神宗疾勢漸急在上有人問當何以對珪俛首不語久之先臣云

今日非尋常議事之時安可緘默觀望回目章惇惇復以語恐之珪色變不答先臣顧惇曰相公豈有他哉特臨大事持重爾又語珪曰去年春延安郡王惇曰此是第一句聖意已定珪不得已方云延安郡王惇曰此是第一句爾不知第二句云何珪無語先臣曰相公之言足矣先臣於是索紙寫劄子令惇手書及率衆大臣書名押字是晚同執政至神宗御床前奏云去年春得旨令延安郡王今春出閣今大本未見乞立為皇太子以安宗社之基請來早降別處分仍肆大赦天下神宗聞之首肯泣下輔臣嗚咽流涕帳後宮人聞之莫不飲泣先臣執劄子顧張茂則厲聲云已得聖旨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請都知奏皇太后某等賀於是茂則引輔臣至簾前再拜而出太后熟視狀奏差中使鎖學士院三月一日文德殿宣制因奏乞改哲宗廟諱貼麻施行二日肆赦天下尋選神宗所信任中使十人令侍衛皇太子三月五日宣仁聖烈皇后急召二府趨至殿門先臣卻步語

王珪曰萬一有不諱須先請皇太子即皇帝位珪云待到薦前取旨先臣云今日之事各繫家族儲嗣已定相公尚云取旨何也珪倉皇曰惟命是聽洎至薦前神祖已升遐輔臣向薦前慟哭王珪與張茂則相語欲先到樞前先就坐即皇帝位先臣奏乞捲簾與諸輔臣見嗣君訖下殿再拜退至會通門南幕次凡有指揮事並先臣親書令小黃門持至內東門付本房行遣再入奠于神宗柩前乃召軍帥二王上殿簾前論以神宗升遐嗣君即位次率百官軍校班於福寧殿宣遺制見嗣君訖退時簾前出遺制不言欽成皇后先臣奏云德妃朱氏誕生聖嗣遺制內並無尊崇之禮欲添入德妃朱氏可尊為皇太妃久之曰可先臣復與諸大臣奏乞以梁從政承受資善堂文字先臣內宿凡七日歸號泣謂臣祖母明氏曰去年冬中書奏事神宗因論天下事泣然流涕某因問何為感傷豈非宮中有所不快神宗良久曰天下事只做到這裏兒子年小須得長君繼為之某奏

云陛下春秋方盛豈可為此語神宗曰天下事只如此
某復言陛下有子岐嶷臣等未先朝露當以死報陛下
神宗喜顧某曰卿必無負又某初除右僕射時神宗宣
諭云朝廷命相須可以託國建儲前二日某因蔽身同
列之後以觀神宗不見某枕上輟轉驚愕某近前神宗
乃定然某素受神宗顧託今可無愧但吾家如晁錯於
漢室矣神宗既殿攢哲宗同宣仁聖烈皇后御迎陽門
垂簾聽政是時允議哲宗與宣仁聖烈皇后同設席忽
有中人至崇政殿門閤子內見二府云欲少却御椅子
及微偏以明崇事實慈之禮先臣云朝與宮中不同豈
可如此請奏知一如儀注臣祖母明氏母孫氏入見欽
聖憲肅皇后言相公簾前奏請立皇太子時皇太后擁
哲宗付劉惟簡出就坐而太皇太后以手指揭皇太后
云你這回放心因指胷示臣祖母猶有青痕及見欽成
皇后號泣曰若非相公我子母幾無去處先臣奉詔為
山陵使臣祖母入見因令奏知欽聖憲肅皇后將來神

宗山陵發引乞且保佑嗣君不可遽行宜請皇太妃扈從是時中外既安司馬光與諸用事之臣素為神宗所退黜者皆欲乘時搃其憤氣於是神宗法度欲一切掃革之而後已朝廷不問是否一切從之先臣奏云太皇太后與神宗為母子舉動若此反類有仇皇帝陛下父子繼統政事固有隨時損益不宜過聽人言以傷事體自為永裕山陵使回即求解機務宣仁聖烈皇后未許既而稱疾請益堅乃以觀文殿知陳州謹錄進呈取進止臣蔡懋卨劄子靖康臣僚章疏中書舍人顏岐繳蔡懋詞頭狀臣僚上言謹按蔡懋天資險薄臨事傾邪諂附蔡攸結為死黨攸在樞府邀求宰相知懋尹京可以頻對使懋日論王黼罪惡黼雖罷相道君皇帝察攸素無學術不命以相而攸尚引懋為樞密以報助已之力當金人擾攘京城圍閉時懋在本兵之地卒無一言以助計臺陛下當自知之今陛下以邊事未寧雖在盛夏日再御殿訪納孜孜至忘寢食而懋為大名帥不恤民

情不憂邊事日用妓樂飲醺廣造舞衣戲衫酣醉優雜
殊無體國之意軍民皆不堪命欲殺之言喧於道路大
臣如是可謂辱國又按懋昔以父確事迹妄加增飾誣
記宣仁聖烈皇后垂簾欺罔道君皇帝乞御製確傳載
懋誣詆之詞伸其父勞中外讀之無不痛泣此懋可誅
之大罪也陛下政事盡法祖宗之舊而宣仁聖烈皇后
保佑前朝功德甚高為懋誣詆言不可讀忠臣義士氣
拂其膺願早昭洗陛下尚未暇及臣所以甚憚也今懋
猶帶學士均逸宮祠陛下何以示天下何以勸忠孝臣
伏望睿慈落懋非據之職治其莫大之罪授以散官投
於嶺嶠永不放還仰慰聖仁在天之靈天下幸甚伏候
敕旨六月十八日奉聖旨落職宮祠中書舍人安扶
繳蔡懋祠頭狀臣僚上言奉聖旨蔡懋落職宮祠者臣
竊見所望臣僚章疏上言懋身為舊輔任當元帥方邊
事未寧陛下憂懃旰食之時而乃日事飲宴至軍民怨
望有欲殺之言已合重行竄斥又况所論詆誣宣仁聖

烈皇后欺罔道君太上皇帝二罪之重孰大於此按懋
所著父確事跡一出私意妄加增飾自古姦臣愚弄矯
誣未有敢如此之甚者蓋其天性兇暴輕蔑朝廷居之
不疑中外無不憤嘆陛下臨御以來雖匹夫之冤有不
得伸者必為之昭雪而宣仁聖烈皇后為臣下所誣負
謗抑者有年矣陛下可不為之動心乎今懋乃止於落
職宮祠豈足以正誣詆欺罔二聖之罪哉伏望睿斷明
正懋罪亟行投竄候勅自六月二十三日止三省同奉聖
旨蔡懋降充中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亳州居住勒
為臣之惡孰大於矯誣事上之愆莫先於欺罔宜從顯
黜用愜衆情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提舉西京崇福宮
蔡懋肆敢為之凶挾必取之術公詆訕於聖烈力蔽蒙
於上皇妄云明父之勲實遂媒身之計但欲冒朝廷之
寵不思黷祖宗之尊逮輔政之罔功俾守藩而自効乃
忘體國靡務卹民惟日事於宴遊致人情之怨望言章
沓至公論弗容邦憲稍申豈特為垂世之戒宿姦既露

亦少慰在天之靈往服寬恩無重後誨 諫議大夫楊
時上殿劄子言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竊惟
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宗皇帝枉被誣謗久而未明臣
謹具本末於左昔元豐末伏見神宗皇帝不豫哲宗幼
冲宣仁聖烈皇后有旨令二王非宣召不得入內具關
防之慮深矣是時王珪首建大議請立延安郡王為皇
太子餘人無言者退批聖語在中書仍闕實錄院衆臣
簽書本末詳具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不可誣
也至元祐中蔡確以罪去其黨始造為姦謀冀邀異日
之福紹聖初章惇蔡卞用事欲中傷舊臣報復私怨遂
實其說上誣聖母而以大逆之名加王珪以定策之功
歸蔡確而已亦與焉其為此謀非私於蔡確也其實自
為因以中元祐之人耳天下銜冤積憤幾四十年伏遇
陛下嗣守神器如大明之無隱不燭而臣幸得備員諫
省不得不為陛下言之也凡元祐政事著在甲令者皆
以焚毀則當時所批聖語在中書者必無遺矣所幸紹

聖中所修時政記具在祕書國史案猶可考也此天寶存之以遺陛下伏乞下祕書國史案取索元祐時政記一賜觀覽足以具見事實昭洗王珪為臣不忠之名追奪蔡確冒受褒贈之典濫恩所被悉行改正以釋天下積年憤鬱之氣臣不勝幸願之至取進止御史中丞陳過庭言臣聞昔周公遭管蔡流言上天動威雷電以風禾偃木拔以彰周公之德蓋聖人之用心與天地合不辜遭變故必有感格而震動者恭惟國朝聖聖相繼中外又寧將二百年自紹聖崇寧大觀宣和以來星丈變見日食地震水旱連年盜賊滿野遂致金人侵擾非特姦邪用事忠良擯斥庶政不修百姓愁苦之所致也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宗功在社稷垂裕無窮而乃負誣謗於天下者垂四十年天地幽鬱人神憤怨前日之變幾致大亂未必不由此也近日搢紳之士咸謂臣曰當宣仁聖烈垂簾聽政登用耆舊惠愛黎元如章惇曾布蔡京及卞姦險刻薄之徒棄出勿用小人懷憾務在

報復及其得志託紹述為名凡元祐政事禁廢弗用一時輔相侍從之賢死於遐陬荒裔者何可數計及章惇晚年被斥頗有悔過之意其謝表則曰極力以過徐王觀觀之謗一心以明宣仁保佑之功觀此則知當時固嘗起徐王之謗而掩宣仁之功矣范純仁嘗曰矧宣仁誣謗之未明致保佑憂勤之不顯純仁懷忠發憤遂有此言然伸幽直枉正在今日伏望陛下詳酌今三省樞密院及侍從臣僚共議其事辨明休烈振發潛光然後敕明詔以諭中外差大臣以告陵廟上以慰在天之靈次以攄幽明之憤天意披豁人心感悅則中興之業自此有成矣臣不勝懇惓激切之至取進止
吏部侍郎馮澥上殿劄子言臣恭惟宣仁聖烈皇后以盛德大恩保佑哲廟八九年間盡其心力天地神明所共昭鑒功施社稷德被區宇日月光明安可蔽翳而元豐姦慝輒加誣詆妄興廢立之議興造事端迫脅不肖子弟以為證佐上下共知人臣同憤三十年間無敢言者陛下孝

通神明明並日月方在潛邸孰知其事今奉承宗廟嚴
恭祭享豈容神靈久被誣謗伏睹近日責降蔡懋制書
蓋亦言其略矣然行遣未盡人神未厭伏望睿斷明下
詔書述宣仁聖母保佑之功正蔡確父子姦罔之罪追
其贈典斷其碑石播告中外咸使聞之上慰九廟在天
之靈下紓四海積年之憤取進止 戶部侍郎邵溥上
殿劄子言臣竊惟本朝有天下治安無虞百六十餘年
蓋緣祖宗一道皆本忠厚人心固結以臻于此祖宗建
業垂統其惟艱哉唐季五代之亂毒流天下民墜塗炭
皆見聞所接故立一法度發一號令未嘗不憂深慮遠
以為萬世計也其混同區夏補治瘡痍豈一朝之力令
海內黎元愛戴其上子孫享安富尊榮之福太平不拔
之基者實祖宗積累之功也自王安石持天命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之說以眩惑人主之聽章惇曾布蔡京挾
紹述之論立誹謗之刑以鉗制天下之口不知有祖宗
歷三世矣神宗皇帝功德在人無所與貳何負於天下

而諂諛大姦乃有誹謗先烈之禁貶祖宗尊禩不可以訓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傳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詎可以一時政事之因革法度之損益而廢祖宗哉陛下即位十有四日金人引兵直抵城下陛下惕然思前日致寇召亂之端亟下明詔遵用祖宗政事所以應天命順人心俯仰盡矣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祖宗忠厚之本陛下下一身躬行於家然後推而行之天下異時小人不知人主之有祖其流至於離間人主之骨肉以害人主之家道而馴至天下之亂臣敢以陛下今日自家而推之天下者言之元豐間蔡確以起獄至輔相神宗皇帝上賓懼司馬光呂公著之還朝不容已也造為曖昧不根之言誣詆宣仁聖后志在要功以固寵祿其後羣凶資以為貨紹聖間章惇欲同蔡確之功以自大繼主其說是時同列大臣如韓鎮安燾尚在初不聞有此議也政和間蔡京因王珪以沮鄭居中之為相故命史官述哲宗之紀宣和間蔡

懋因蔡京以規蔡確之封王故請上皇作蔡確之傳宣
仁神宗之母歲九月祀神宗於明堂宣仁忌辰在散齋
之內上皇既不受慰在廷之臣無一人詣景靈宮者尊
神宗而卑神宗之母可見蔡京之無忌憚也上皇宣仁
之孫也以一蔡確之故用一蔡懋之說親作王母之謗
史可見蔡確之無忌憚也在昔神宗皇帝奉侍兩宮孝
德彰聞友愛二弟止處東宮而確惇京懋乃敢蔑視宣
仁掩神宗十九年之聖孝范純仁遺表曰若宣仁之誣
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
陵實謂之當然豈哲宗之意哉哲宗之紀蔡確之傳
非元豐三省樞密院時政紀所載無有據依皆出蔡懋
臆說甚者託以祖母明氏之言不獨厚誣宣仁又且上
累欽聖是豈上皇之意哉蔡確之子孫弟姪不論存歿
皆被褒錄而使吾神宗皇帝之母抱負沈寃四海痛憤
違天逆人莫大於此致寇召亂其何能逃臣願陛下特
下明詔暴揚宣仁九年保佑之功烈昭於萬世竄削紀

傳奏告陵寢以慰在天之靈誅確惇於已死正京懋於大刑以副夷夏之望不勝幸甚又如太清樓記言自堯舜三代以下王者之作至神宗方大有為而不及祖宗宣和殿記以三朝聖母為婦人女子非上皇制作之文皆蔡京輩惇理害教之辭刻之金石不可以詔後裔也陛下能正此三者則天下之本正矣祖宗政事無所不行矣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今天下之勢如此陛下思前日天之所譴人之所怒以致金人之禍者改革之苟或更張於末流而以謂復祖宗政事臣恐信順未孚天人未助外侮之患未艾也恭惟上皇以神器授陛下為祖宗社稷無窮之託凡所改革實出上皇之初詔望陛下不疑而力行之以成上皇之志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七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侍從官議定聞奏諫議大夫徐秉哲上殿劄子繳連謗史在前上皇御製哲宗皇帝紀二月神宗疾甚輔臣入問至紫宸殿雍王顥邀於廊曰上疾急軍國事當請皇

太后垂簾輔臣愕不對又請留宿侍疾皇后爭得不宿然數入禁中弗去曹王顯屢執臂引出之右僕射蔡確恐以建儲問左僕射王珪珪不答確益恐不知所出會確母得入禁中皇后令諭確託主兵官燕達等輔立又因內侍閭守勲令早定或謂確曰此大事也宜與衆詢不言則斬以徇時輔臣韓縝安燾張璪李清臣拱手無一言確獨約門下侍郎章惇為助乃顧王珪珪不語確曰去歲王侍宴有旨明春出閣議定今不言何也惇怒曰言之是則從不然皆死珪始曰上自有子何議之有於是詣榻前以請者三神宗首肯亦三又珪遽請皇太后權同聽政神宗亦顧視首肯退至殿東間已垂簾簾前白所得旨皇太后許之時顯牽幕直入顯力挽止之太子立皇后謝皇太后太后抵后胷曰事遂矣其後數指胷示上曰痛猶在上泣謝後確母入禁中太后示擊痕尚存三月朔輔臣入太子立簾外皇太后諭珪等太子精俊好學已誦論語七卷畧不好弄出手所寫禱疾

佛經三卷珪等再拜賀是日改今名確請擇忠謹內侍
十人於皇后左右翊衛以備非意乙未大赦天下軍國
事皇太后權同處分戊辰即皇帝位百官班賀望之肅
然履帝位若固有之宣仁聖烈皇后傳第一卷后雅
愛雍王顥先帝疾顥數穿帷入白后后卒不果及皇太
子立手抵向后胷曰事畢矣帝嗣位戒顥毋得至上所
保佑上躬致極慈愛羣姦數睨至有奏疏乞召外戚
繼大統者顥后意不移姦謀得息神宗感疾上手書佛
經以祈福既正儲位因輔臣奏事后於簾前出所書示
之曰太子聰哲社稷之慶及上踐阼又以御書賜宰臣
以下人一通曰帝宮中惟好學所賜書欲卿等知之
英宗子顥列傳第五卷下顥先封徐後封雍元豐末神
宗疾彌月太子未建中外洵洵顥有觀幸意每問疾輒
穿帷徑至皇太后所語見宮嬙不避神宗數怒目視之
顥無復忌憚二月神宗疾甚輔臣入問至紫宸殿顥乃
邀於廊請曰上疾如此軍國事當請皇太后垂簾又奏

乞止宿侍疾皇后力爭荆王頤力奏止之得不宿既而數留禁中顯屢牽臂引出右僕射蔡確懼乃以建儲意問左僕射王珪珪不荅確益懼不知所出事益急會確母得入禁中皇后使諭確外託主兵官燕達知開封府蔡京輔立又因內侍閻守勤諭確協力早定居兩日太子立是日顯牽幕欲入顯挽止之意不滿宣仁遇顯朝不使見上又具謗史如前臣竊聞近者臣僚兩次論列蔡懋誣詆宣仁聖烈皇后及欺罔道君太上皇帝等罪初則落職次則分司不惟懋之罪惡未正而詆謗欺妄之狀皆未昭辨臣不得不為陛下言其始末也伏聞哲宗皇帝既即大位蔡確章惇疾王珪為首相恕其專有扶持挾輔之功乃造作語言詆誣宣仁以謂當神廟不豫之時屬意在雍王而不在哲宗自稱其有策立主上之力天下不平之久矣及確因弟碩賊汚事發罷相補外至安陸不自循省謗訕君親投竄嶺表當時謫辭曰先皇與子孰云定策之功太母立孫乃敢貪天之力其

旨意明矣上皇謫惇有謝表亦云盡力過徐王觀覬之
謗一心明宣仁保佑之功則惇已悔前日誣言之非矣
況當日門下省時政記惇所錄進未嘗有他語也元祐
四年左正言劉安世亦嘗論列且曰不若早為辨正以
解天下之惑臣恐異日為朝廷之患觀今日之紛紛不
已安世之言驗矣蔡懋初與蔡京不相能屢為竄逐自
政和中遂通京賂厚相結納懋盛稱京知開封府且入
立殿下有助定策之功京素誣謗以功名自任乃極力
主懋之說初除懋徽猷閣待制明年進直學士又引令
上殿面陳誣罔之語確遂封王爵懋升延康殿學士因
而為尚書為府尹為執政其叔碩賊敗免死亦贈待制
諸弟諸子諸孫諸壻諸女諸妾或為侍從或為郎官或
為建司或加封號門戶華耀氣焰炙手猶以為未足乃
誣撰哲宗帝紀與宣仁雍王二傳欺罔上皇以帝紀為
御製使人不得擬議茲尤可駭臣自筮仕以來聞長老
為臣言宣仁之誣謗及臣僚所上章疏固非一事臣未

敢決其是非一觀想所撰謗史以帝紀及二傳參考所謂宣仁保佑之功蔡懋父子誣罔之迹較然自明豈非豐功大烈神物護持姦臣賊子終不得而掩沒臣請撫其一二辨白之謹按哲宗帝紀曰三月朔輔臣入太子立簾外皇太后諭王珪等太子精俊好學已誦論語七卷畧不好弄珪等再拜賀是日改今名若宣仁意在雍王豈有盛稱太子之美於未定之前耶是日建儲改名今謗史不言建儲止言改名者掩其因宣仁褒稱而建儲也又按宣仁列傳曰神宗感疾太子手書佛經以祈福既正儲位因輔臣奏事后於簾前出書經示之曰太子聰哲社稷之慶使宣仁意不在哲宗何以未踐祚之前盛稱儲君之美以謗史考之哲宗建儲踐祚盡出宣仁聖意之先定昭昭乎如日星之不可掩又何假於外助此理曉然士庶具知雖懋之姦巧且不可得而改易又按哲宗帝紀曰太子立皇后謝太后抵后曾曰事遂矣其後數指曾示哲宗曰痛猶在後確母入禁中太后

示其擊痕尚存又宣仁列傳曰神宗疾雍王顥數穿帷
入白后后卒不果及皇太子立手抵向后曾曰事畢矣
臣讀此不覺淚之橫流也宣仁身為天下母保佑哲宗
正位天極垂簾十年陰功厚德滲漉四海女后之賢前
古所無姦臣賊子妄稱父功僥倖恩賞乃以閭巷所不
為之事上誣聖母茲尤可痛前曰以手抵胷中曰痛猶
在後曰擊痕尚存是何毒手尊拳若是之甚也懋等但
求其言之深切使人為可信不知其自抵牾也又况上
皇乃宣仁之孫也揚美不揚惡者子孫之職借使果有
是事自當為尊者諱况事無其實盡出詆誣何可書耶
懋等乃敢妄欺上皇託以御製傳之後世使人得以議
上皇播揚祖母之惡臣恐上皇不知帝紀所載之文如
是爾若或知之必不肯借御製之名也懋欲竊取寵祿
榮耀其私家使宣仁上皇負謗天下於懋安乎陛下為
人子孫所不忍聞也又帝紀曰蔡確以建儲問左僕射
王珪珪不答輔臣韓鎮安燾張璪李清臣陰拱無言確

獨約門下侍郎章惇為助惇怒曰言之是則從不然偕死珪始曰上自有子何議之有臣觀宣仁三月朔稱美太子精進好學之若是其意斷可識矣何待珪等有語珪答以上自有子何議之有臣觀宣仁三月如是事無疑矣輔臣復何異論當時大臣不知以何罪而例遭遠竄若確獨約章惇為助觀惇所進門下省時政記叙具建立之事未嘗有他語惇被責謝表之詞已自明白是惇初雖惡珪妄為此語實未嘗助確也又帝紀曰會確母入禁中皇后令諭確記主兵官燕達等輔立又雍王傳曰會確母入禁中皇后使諭確外託主兵官燕達等開封府蔡京輔立臣竊觀元豐七年秋宴之日太子出見羣臣神宗與子之意定矣次年三月朔太子立於簾外宣仁立孫之意定矣燕達蔡京何預焉朝廷大事自有宰輔大臣何關於殿前司開封府乎懋稱託達者以主兵明其將有變故是欲大其事也必稱託京之助已乃以輔立之說說之使其出力爾蔡京數多姦詐懋之

姦詐又出其上又觀紀傳所載必言確母宣諭又言以
擊痕示確母方此危疑之際確母安得數入宮禁此又
懋之姦詐欲稱確母之功然懋非獨稱確母之功又且
確以大事未定歸詢其母有妾預議遂乞封為夫人乃
蔡莊所生也封告之文尚可稽考懋欲揚其祖母父妾
為有助於定策乃陷宣仁於非義豈得不為之痛心乎
臣又聞帝紀曰確請擇忠勤內侍十人於皇太子左右
翊衛以備非意臣觀宣仁之保佑哲宗恩義盡矣何非
意之可備言而及此詆誣益又甚焉臣又聞蔡京所以
助懋成此誣罔之說非特為納懋之賂揚已之功其意
蓋在於鄭居中也不居中王珪之壻方蔡京為太師居中
為宰相論議多不協和京欲排去居中未有夤緣故抵
王珪為不忠將其壻而逐之京欲用私意而厚誣宣
仁海外之竄未當其罪然臣今日之論止以謗史所載
者為之辨正不復取他說以免天聰今別錄帝紀及二
傳所載策立之事同進伏望陛下留乙夜之覽仍乞取

元豐八年三月一日章惇所進門下省時政記元祐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趙瞻所纂樞密院時政記及劉摯所進三省時政記參驗其說然後知臣所論為不妄矣如天意洞達灼見情狀伏望再詔史官以當時所記之事參詳刪定焚毀謗史絕其根源正懲之罪重賜誅殛追確王爵毀折碑樓凡其家子弟中外親屬及諸婦諸妾緣此所得恩數所賜田產房廊等物並行追奪秉筆史官亦先斥逐庶慰宣仁在天之靈使三十年之鬱憤一日得以昭雪豈不快天下之心昔東海枉殺一孝婦猶致三年之旱況天下之母為姦臣賊子誣謗上天豈不震怒今日之事正在陛下盡子孫之職成祖父之美昭示萬世厥功大矣願陛下留神取進止貼黃稱竊聞蔡確別自有傳其中誣謗之語甚多伏乞取索刪除免致流傳致惑天下臣僚上言近曾論列蔡懋詆謗宣仁聖烈皇后乞將紀傳重行刪修等事至今未見降出施行臣因職事上殿再蒙睿旨令臣重錄劄子投進又聞

陛下有旨令侍從官集議臣竊謂宣仁誣謗天下共知其非不待集議而後明然所可議者惟哲宗帝紀及宣仁雍王二傳中所載詆誣事迹宜令侍從官將當時三省樞密院時政記參較議其是非真偽然後刪修正史最為緊切兼臣劄子中所辨論止是以帝紀二傳中事實反復審訂其非已自昭然今恭依睿旨再錄元劄子紀傳事迹進上伏望聖慈早賜降出就集議庶使宣仁功德暴於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仍連錄白七月二十六日奉聖旨令從官一就集議右劄送吏部及尚書省等遵依已降指揮疾速施行建炎初國史院中留守司狀修國史院今月初八日準尚書省劄子五月二日門下中書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蔑聖德著在國史以欺後世可令國史院撫實刊修播告天下其蔡確蔡卞邢恕蔡懋三省取旨行遣仍不得引用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劄劄送院者契勘本院史官止有翰林學士莫儵一

員近往南京迎奉車駕所有令本院別差官合取自朝
廷指揮須至申聞者右謹具申留守司伏乞備狀申朝
廷別差官施行伏候指揮 自邵伯溫辨誣至此並從
辨誣錄出 蔡惇直筆云神宗朝元豐七年春宴中歇
登延春閣寢得異夢驚起召欽聖憲肅皇后諭其所夢
乃呼欽成朱后携哲宗來時方九歲從上御集英殿詔
捐宰執親王侍立御前觀築毬畢退歸時宰相王珪等
進詩稱美元豐八年正月三日上暴病中風失音降赦
自是疾勢日增國醫陳易簡在神宗朝診候最精素得
上意是時宣仁聖烈皇后而下內外一委易簡進醫至
二月末易簡求就寶慈殿奏事宣仁召見易簡進言曰
官家終是劇惱孃孃去裏臣合萬死自數日來盡力扶
持證候終不順臣每出外探朝廷議論却都無處置念
臣醫術已窮扶持不去告孃孃早與宰相們理會宣仁
泣誠易簡且多方救療尋召王珪等至寶慈殿宣仁曰
適來陳易簡口奏官家病勢可憂言臣已扶持不去聞

朝廷都未有處置告早與宰相們理會遂泣問王珪等
合如何珪當首對而語素吃乃稱是字數聲宣仁曰相
公們有甚難處是他官家有子孩兒最孝順自官家服
藥來只食素餌經呼內侍出哲廟所書消災經二卷示
珪等乃令延安郡王為皇太子至三月初五日太子
即位是為哲宗皇帝蔡惇直筆與他書特異今附此

景福殿使武信軍留後入內副都知熙河蘭會路經畧
安撫制置使李憲追入內副都知武信軍留後應熙河
蘭會路差遣並依舊以憲遣將討賊有功特免勒停安
州觀察支使管勾機宜文字鍾傳除名勒停郴州編管
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書寫機宜文字李宇追閤門祇

候右侍禁點檢文字蔣用左班殿直熙河北關守把兼
制置司譯語米安並追一官罰銅十斤免勒停右班殿
直皇甫旦除名勒停南安軍編管左侍禁通遠軍榆木
岔巡檢何貴西頭供奉官熙河路監牧所指使張守禁
並降一官免勒停憲等坐奏邊功不實下御史臺劾憲
三問不承臺請追攝詔用衆證結案至是案奏特責之
詔用衆證結案乃去年十二月辛未今依朱本并入此
舊錄李憲傳哲宗即位會臺劾皇甫旦獄具憲坐奏事
異同罷內省職事降永興路都總管先是神宗委憲招
納董戩斷夏人右臂憲遣皇甫旦使戩戩猶豫旦報不

實故連坐責新錄辨曰崇皇甫旦事與神宗實錄所載不同今以實錄刪修新錄李憲傳初詔憲遣問諭鄂

特凌古結輝和爾達勒達以撓夏人既而憲選右班殿直皇甫

旦押二國首領赴闕復命齋詔諭董戢鄂特凌古出兵憲

恚事不出已奏旦難以集事必無可為之理與初奏不同且入蕃為青宜等所遏止塚山寺不得前又奏獲賊功狀上察之命追旦付臺獄遣御史就勅憲獄具罷內省職事降永興軍路都總管新舊傳並云降永興軍路都總管據實錄乃云應熙河蘭會路差遣並如舊六月十六日乃責永興軍路副都總管新舊傳皆誤也章惇作王珪挽詞云自奉鸞臺直叨隨陟降蹤共陳尊聖嗣屢請罷軍容自注云自建三省惇與公便居門下元豐七年春語次與公同奏今上為延安郡王侍宴翌日門下省奏事請出閣之期因陳東宮之議大行皇帝諭以當俟來春又門下省每奏李憲怙權難親事語次惇言用李憲事不可為後法公歷數憲招權怙勢狀先帝

額之云當罷憲內職按二事皆惇於元祐初因珪挽詞
自序云耳尊聖嗣事後乃自以為功誣奏珪有不臣之
心故珪子仲修錄白進呈明其反覆罷軍容事亦必是
因憲以邊奏不實罷遂冒為已嘗同珪納說今並不取
更須考詳舊紀書武信軍留後李憲以違詔旨奏報不
實降為宣州觀察使落入內副都知新紀不書朱文
公語類神宗銳意欲取橫山蓋得橫山則可據高以臨
彼然取橫山之地要又在永樂之城夏以死爭之我師
大敗神宗聞喪師大慟聖躬由是不豫按編年宣和
元年童貫命种師道劉延慶等取夏國永和等寨大敗
夏人而還六月夏人納款初夏人恃橫山諸險以抗中
國慶曆中王嗣宗范仲淹建議收之會元昊納款而止
元豐中李憲建議又會王師失利神宗厭兵不克行賞
嘗從憲得其規模政和初議進築至是十餘年遂得橫
山之地夏人失援故納款然國家是時已建平燕之策
益以多故其後西夏與女真有約乙巳冬女真圍太原

夏人犯河外則是橫山之取有以結怨於彼也 又曰
神宗初即位富韓公為相問為治之要富公曰須是二
十年不說著用兵二字此一句便與神宗意不合已而
擢用王介甫首以用兵等說稱上旨君臣相得甚懽時
建昌軍司戶王韶上平戎策介甫力薦之初為秦鳳路
經畧司機宜後到通遠軍遂一戰而復熙河捷書聞上
大喜解白玉帶以賜介甫賞其知人又加韶為龍圖閣
待制以為熙河帥熙河本鎮洮軍因復其地改為熙州
只是廣漠之鄉有之不加益無之不加損狃於一勝之
後廟論一意主於用兵三敗至於永樂極矣永樂之敗
徐禧死之禧師川之父黃魯直之妹夫也能文章好談
兵有進策行於世文字甚好二蘇之文未出學者爭傳
之誦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三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豐八年三月乙未大赦天下其赦法用第二等

兩紀並書

赦天下

差官禱於天地宗廟社稷諸陵

新紀書遣官禱於天地宗廟社

稷諸陵舊紀不書

丁酉皇太后遣勾當御藥院梁從政問王珪等欲以溫

州僧道親前年所進龍壽丹進皇帝卿等議其可否珪等言今疾勢如此醫工束手無如之何尚冀此藥靈異萬一有效因以進御然亦無及也初元豐五年秋上不豫道親詣尚書省自陳前年在鴈蕩山巖崖間逢一老人自上而下與道親語付藥一丸其大如彈曰爾速入京以進皇帝此藥以萬歲藤膏熬成可以金盂玉鉢研之日三服三日九服此可保九九之數藥名龍壽丹道親得之數月未行再於山林遇之仍趣其行比至都已

聞上不豫依老人語不敢隱避尚書省異之不敢受其
狀後因奏事言及之上命從政取其狀并藥及問所欲
道親云見老人但戒進藥仍言乞濟拯孤窮禁天下勿
捕龜又乞太歲本命四立日節酒藥此外無所需也上
遣從政至鴈蕩山燒香為名訪之無所見示皇太后遣
人於睿思殿求得之藥與道親二狀皆上手自封題其
言九九上即位至是十八年又云四立日節酒藥上以
立春日得疾云 命吏部尚書曾孝寬為策立皇太子

禮儀使翰林學士鄧潤甫撰冊文戶部尚書王存書冊

文禮部尚書韓忠彥書寶

王性之默記神宗初即位慨然有取山後之志滕章敏首

被擢用所以東坡詩云先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蓋欲委滕公以天下之事也一日語及遼事曰太宗自燕京城下軍潰遼兵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為所奪從人宮嬪盡陷沒上股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竟以箭瘡發云蓋遼人乃不共戴天之讐反捐金繒數十萬且事之為叔父為人子孫當如是乎已而泣下久之蓋已有取遼大志其後永樂靈州之敗故鬱鬱不樂者尤甚愴聖志之不就也章敏公為先子言

戊戌上崩於福寧殿宰臣王珪讀遺制哲宗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德妃朱氏為皇

太妃應軍國事並太皇太后權同處分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如向來典禮有所闕失命有司更加討論史臣曰上聰明英睿天性孝友事兩宮竭誠盡力天下稱孝慈聖光獻太后之喪哀毀過甚既除喪思慕不已歲時酌獻每至繼仁殿必哭哀動羣臣禮遇皇后宮廷肅正親愛二弟無纖毫之間終上之世乃出居外第待諸公主宗室恩意篤備聖學高遠言必據經深造道德之蘊而詳於度數每論經史多出人意表間日一御邇英講

讀雖風雨不易禁中觀書或至夜分在東宮素聞王安石有重名熙寧初擢輔政虛已以聽之安石更定法令中外爭言不便上亦疑之而安石堅持之不肯變其後天下終以為不便上亦不專信任安石不自得求引去遂八年不復召然恩顧不衰司馬光呂公著雖議論終不合而極口稱其賢勵精求治如恐不及總覽萬務小大必親遇休暇猶間御殿決事或日昃不暇食至兩宮遣人趣之侍臣有以為言者上曰朕享天下之奉非喜

勞惡逸誠欲以此勤報之也將定官制獨處閤中考求
沿革一年而成人皆不知雖治尚嚴整知勇果斷而造
次必以仁恕羣臣進見顧問或不能對上恐其失次輒
顧而言他有忤意者雖甚不樂終保全之每當用兵或
終夜不寢遑奏絡繹手札處畫號令諸將丁寧詳密授
以成筭雖千里外上自節制機神鑒察無所遁情恩威
相濟人不敢不盡力如李憲張誠一輩雖甚親用然未
嘗一日弛其銜策無不畏上之威明而莫敢肆欲先取

靈夏滅西羌乃圖北伐積粟塞上數千萬石多儲兵器
以待及永樂陷沒知用兵之難於是亦息意征伐矣在
位十有九載興為建立法三代由漢以下陋而不取而
謙沖退讓去華務實終身不受尊號此誠帝王之盛德
也紹聖史官簽貼云前史官所記聖德為未盡臣等擬
其大者具於卷末所不次者候修正史隨事而錄又
移修官制事入職官志正史職官志今無墨本所書飛
蟲事入一百三十三卷元豐二年五月六日不聽趙鼎
言入棄廣源州處元豐三年十月十三日放北界馬入
契丹傳附元豐元年十二月五日今正史契丹傳亦無
此其卷末所書今兩存之是非故不待辨而後明也紹
聖本云上庸哲仁孝自在藩邸一無所嗜好而獨刻意

於問學微旨與義從容自得雖老師宿儒莫敢望嘗以
為先王之迹息滅時君世主祖述不及三代其施為卑
陋不足法自初嗣服慨然思以其所學遠者大者措之
於天下見歷世之弊欲變通之患流俗蒙蔽以在位之
臣無足與計者一見王安石即知其可用遂任以政而
不奪於讒邪之口立政造令悉法先王典謨所載風雅
所歌實稽之以決事操之以驗物其所建立非近世所
習見故皆言令不便上取成於心理之所在無復回遁
去壬人而國是定修政事而財用理損資格以任賢使
能核名實以彰善瘴惡天下擴然大變當是時韓琦富
弼曾公亮歐陽修呂公著司馬光呂晦與蘇軾蘇轍之
徒羣起而非之以本業賑貸為取利以出泉而祿庶人
之在官者為橫賦以修泉府之政為侵商賈以遣使道
主意為擾民以揀弊更法為變常以君臣相與為失威
福之柄上舍已從眾以理反覆論琦等而光晦軾轍之
徒終迷不返遂疎不用然聞一善優容開納言者雖甚

狂忤不以為罪博採兼聽惟恐不及故拔王韶於片言盡復河湟故地數年間百度修舉吏習而民安之乃什伍丁壯教以武事追比閭族黨之制興置學校廸以經術復鄉舉里選之法疊疊乎向三代之盛矣惜乎志業未就而遽上賓譬猶四時之運方睹春夏之敷榮而未及乎秋冬之成物也其事兩宮竭盡誠志有匹夫不能為者友愛二弟盡家人之歡累請居外第終不許則其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文足以經緯武足以震服御衆之寬臨政之勤操利勢而坐制萬里之外前世帝王有一於此為甚盛德而上兼有之嗚呼聖矣哉王明清玉照新志神廟聖意銳於圖治熙寧之政既一切變更法度開邊之議遂興洮河成功梅山拓地然後經理西南小羌韓存寶以饋績誅繼而永樂大畝徐禧之徒死之繇是耻於用兵上亦鬱陶成疾元祐初政廟堂諸公共議捐其所取紹聖崇寧紹述之說舉竄逐棄地之柄臣取青唐進築湟鄯銀夏至童貫蔡攸乃啟燕雲之役馴

至靖康之禍悉本二字紹述思之令人痛心疾首焉

殿前副都指揮使燕達乞

守宿內東門外從之

諸門增兵防與神宗即位時悉同惟燕達乞守宿內東門外前此未

有也舊錄燕達傳因載神宗寢疾益甚會蔡確母入禁中皇后使諭確外託主兵官燕達等輔立皇太子逮神考升遐宿衛於內東門百官朝晡臨繇垂拱殿入皇族親王繇內東門達謂人曰天子新即位我坐甲於此以備非常萬一有姦人隨皇族而入則事起不測又豈能人人辨之將入上奏人或止之曰皇族之事非所當言言之恐被罪達曰我蒙先帝大恩拔擢常在衆先言之苟當死何害遂奏上大嘉歎之紹興史官辨誣曰蔡確誣謗事朝廷已追正其罪託燕達輔立太子事合刪去密記三月五日燕達奏差殿前指揮使六十人赴內東門坐甲合親詣守奉旨依應是達創有陳情非舊例也又以閤門通事舍人朱

伯材部禁兵五十人於軍器庫前巡察

增兵防至成服罷此故事也惟

燕達守宿內東門外及朱伯材巡察軍器庫前則故事並無有此殆蔡確邢恕等邪謀與蔡京領劄子携劍入內庭相類更須考詳朱伯材巡察密記亦具載

陳國長公主卒近侍不即聞

先以求醫為請太皇太后曰無給我昨夢慈聖光獻皇后大行皇帝及主宴廣殿固疑非祥也追封燕國大長公主謚惠和

已亥大赦天下如故事緣邊官吏禁戢軍民毋令侵擾外界務要盡守疆場 命閤門通事舍人宋球告哀於

遼權改名淵

庚子以宰臣王珪為山陵使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

后為皇太后德妃朱氏為皇太妃

尊太皇太后五日遺制七日乃奉行故兩

存之

詔在內坐甲及內外創添守把捉門兵級今月十

三日放罷又詔內東門司坐甲內侍省使臣殿前指揮

使人員及內外創添檢守把捉門兵級親從親事官

並賜茶酒錢有差

此樞密院時政記初七日事今撮取前附本日要考創添因依

辛丑羣臣詣閣門上表請皇帝聽政又詣內東門請太

皇太后聽政皆批答不允自是表三上從之 詔開修京城壕人夫及製造軍器兵匠滿三千者各遣歸所屬州仍賜錢有差 內侍押班梁從吉劉有方為入內押班帶御器械趙世良為內侍押班左班殿直李溱為內殿崇班賞戰功也

壬寅景福殿使宣州觀察使李憲復領武信軍留後四方館使榮州團練使王文郁為引進使榮州團練使東上閣門使嘉州刺史康識領榮州團練使東頭供奉官

宋安道為內殿崇班蕃官皇城使忠州刺史羅凌領康
州團練使皇城使曹稜稜領嘉州刺史皇城使阿克密領
昌州刺史前此憲率師渡河討西夏自瑞巴普克掄并羅噶
爾轉戰斬首四千七百餘級獲牛羊駝馬器甲凡八萬
餘至是賞之

憲舊傳云賊再舉不捷諸將以為無復事
矣憲曰賊之不得志於我也歸無以藉手

將伺我怠以輕騎出吾不意未幾謀有告點集者憲選
精甲萬騎遣其子從諸將渡大河行五百里與賊遇一
戰破之斬四千餘級牛馬器械以數萬計幕府上功將
佐遷官三等憲狀未列會臺劾皇甫旦獄坐責新傳云
謀有告點集者選精騎渡河與賊遇破之幕府上功將
佐遷官三等不載憲語要是不足載也新傳又載皇甫

旦獄事與舊傳不同已具三月一日按憲以三月一日
奪武信留後此月九日復武信留後而新舊傳俱不載
可謂踈畧矣舊傳云
憲狀未列此說謬矣

癸卯詔賜內直長上諸班緡錢有差

乙巳樞密院言皇城使登州防禦使陳州鈐轄令晏等
一十八員皆以宗室換授外官嘉祐治平年例無遺賜
詔各依宗室官序支賜 太常寺言治平四年故事山
陵前宗廟輟祭享遇朔望以內臣行薦食之禮俟祔廟
畢仍舊今景靈宮神御殿已行上食其太廟朔望薦食

自當寢罷從之

丙午分遣使臣二十一人齎詔告諭諸道 詔三省樞

密院各歸治事更不止宿

御集十二日詔自十三日後更不止宿

丁未詔尚書省權於門下中書省治事

己酉以皇帝即位分遣三省官奏告天地社稷宗廟內

臣分詣諸神祠

壬子詔應該登極赦官員犯自盜贓已上及強盜凶惡
餘犯巨蠹者並令具案以聞 禮部言大行皇帝山陵

宜依治平四年故事靈駕所經由地分及西京城內俟神主到京日方許開樂從之

甲寅上御迎陽門聽政見百官瞻大行皇帝像於集英殿宰臣等及文臣御史武臣橫行已上以次升殿舉哭盡哀而退

乙卯三省樞密院言按儀注未釋服已前遇隻日皇帝御迎陽門日參官並赴起居依例奏事每五日遇隻日於迎陽門垂簾皇帝坐於簾內之北宰臣執政官升殿

奏事權屏去左右侍衛有機速公事並許非時請對及
賜宣召 禮部御史臺閤門奏討論故事詳定御殿及
垂簾儀每朔望六參皇帝御前殿百官起居三省樞密
院奏事應見謝辭班退各令詣內東門進膀子皇帝雙
日御延和殿垂簾日參官起居太皇太后移班少西起
居皇帝並再拜三省樞密院奏事三日以上四拜不舞
蹈候祔廟畢起居如常儀簾前通事以內侍殿下以閤
門凡軍頭司引呈公事可以權付有司者續具條奏吏

部磨勘奏舉人垂簾日引應見謝辭臣僚遇朔望參日
不坐並先詣殿門次內東門應臺賜者並門賜從之
丙辰上御迎陽門帷殿同太皇太后垂簾宰臣親王已
下合班起居常制分一十六班至是合班以閣門奏請
故也

戊午羣臣上表請御正殿批答不允表三上乃從之
己未太中大夫知樞密事韓縝門下侍郎章惇中書侍
郎張璪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並為通議大夫中大夫尚

書左丞李清臣為太中大夫 詔雍王顥曹王顥賜贊
拜不名五日一朝見如大長公主之儀 詔李憲已罷
入內副都知其見領職任並改差入內押班梁從吉

詔太皇太后父魯王遵甫宜避名下一字餘依章獻明
肅皇后故事 中書省奏應今年正月九日赦前衝替
人並以事理輕重遞減其差替者並與差遣赦前衝替
而赦後定輕重者準此其三月二日六日兩次赦前犯
者並依此遞減從之 刑部言叙用人不得併叙兩官

今來連遇三赦乞依赦叙用便與盡三赦合叙之官從之
兵部侍郎許將給事中兼侍講陸佃祕書少監孫覺並權知貢舉以遺火再試也
樞密院言欲自今年降下緣邊事稍重者並與三省同進呈從之
大行皇帝遺賜西蕃董戩金帶錦衣銀帛茶等令李憲以蕃字書逕使臣齎賜

庚申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鄆國公王珪為金紫光祿大夫進封岐國公太中大夫守尚

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確為通議大夫泰寧鎮海等
軍節度使守司空開府儀同三司雍王顥為成德橫海
等軍節度使進封揚王保信保靜等軍節度使守司空
開府儀同三司曹王顥為武昌武安等軍節度使進封
荆王並加守太保皇弟鎮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寧國
公佖進封遂寧郡王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尉儀國
公佖進封大寧郡王定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成國公
佖進封咸寧郡王集慶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和國公似

進封普寧郡王並拜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一宮護國節
度使守司徒開府儀同三司濟陽郡王曹偁守太保殿
前副都指揮使武康節度使燕達為殿前都指揮使建
雄軍節度使知河南府韓絳為鎮江軍節度使進封康
國公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特進荊國公王安石守
司空羣臣皆叙遷如制 詔以登位賜致仕前宰相守
太師潞國公文彥博前執政宣徽南院使太子少師張
方平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馮京觀文殿學士提舉崇福

宮孫固資政殿大學士知揚州呂公著資政殿學士知太原府呂惠卿資政殿學士知亳州蒲宗孟端明殿學

士知江寧府王安禮寬衣金帶銀帛有差

新舊錄於辛酉二十八日

並載詔孟子同顏回配享文宣王荀況揚雄韓愈同左邱明從祀令學士院修撰贊文按此已見七年五月二

十四日今並削去

壬戌刑部言差使借差殿侍停降并軍員降配雖非命官緣各有叙法條赦書該說不盡欲乞並與三次赦恩例暮而收叙從之初司馬光四任提舉崇福宮既滿

不敢赴闕再乞西京留司御史臺或國子監未報會神
宗崩光欲入臨又避嫌不敢已而聞觀文殿學士孫固
資政殿學士韓維皆集闕下時程顥在洛亦勸光行乃
從之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爭擁
光馬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
觀之光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

講義曰所貴乎大臣者非以其有過天下之材

智也必其有服天下之德望也王安石所以變舊法之易者以其虛名實行足以取信於人司馬光所以改新法之易者以其居洛十五年天下皆期之

為宰相也安石其權臣溫公其重臣歟

太皇太后聞

之詰問主者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所當先者光乃上
疏曰臣聞周易天地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君父天也
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
修治邦家乂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
壅蔽衆心離叛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由斯道者也夫猶
岐路近差跬步遠失千里今皇帝陛下新臨大寶德性
高明太皇太后同斷萬幾聖謨光大初發號令不可不
謹此乃治亂之岐塗安危之所分也當以切要為先以

瑣細為後臣竊見近年以來風俗頽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為智以危言正論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已繁猶賴上帝垂休歲不大饑祖宗貽謀人無異志不然者天下之勢可不為之寒心乎此皆罪在羣臣愚民無知往往怨歸先帝此臣所以日夜憤痛焦心泣血不顧死已思有開發於朝廷者也臣愚以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

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廷闕失及民間之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頒下諸路州軍於所在要鬧處出榜曉示在京則於鼓院檢院投下委主判官畫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委長吏即日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強有抑退其百姓無產業人慮有姦詐責保知在奏取指揮放令逐便然後望陛下以聽政之暇略賜省覽其義理精當者即施行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捨其所短其狂愚

鄙陋無可採取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嘉言日
進羣情無隱陛下雖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舉
措施為惟陛下所欲斯乃治安之源太平之基也陛下
若以臣言為可取伏乞決自聖意下學士院草詔書施
行羣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惡畏人指陳專欲壅
蔽聰明此不可不察也

光錄云神宗崩光請入臨人駭
具來知其必用此誣辭也程顥

勸光入臨據邵伯溫辨誣餘則
據光集並雜傳及行狀神道碑